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生存智慧



出版絮语

我们走近奥修，我们面对他的思想……我们会怀疑，我们会震动，我们会轻松，我们会充溢爱心，我们会静心下来……1931年12月11日，奥修出生于印度，早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印度沙加大学哲学系，曾获全印度辩论冠军。以后在印度杰波普大学哲学系担任长达九年的教授。他生前周游印度各地和世界各国，从事学术讲演。到目前为止，根据他的讲演，整理出版了650余种图书，被译成30余种文字，畅销世界各地。他本人于1990年12月21日逝世。

奥修演讲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一个字：人。他始终关注于工业文明后的人类生存状况，关注于人本身。他对落后的封建意识的审视，对资本主义物质肉欲的批判以及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追问，是独特的、全身心的。他的演讲亲切、平等、近人，充满智慧、幽默、灵性——我们从他的演讲集中，精选了5种——“奥修智慧金言录”，奉献给读者。

作为一个伟人、一个思想家，奥修的思想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他在提问和解答中诠释他的思想；在奥修看来，现代人都是“问题中人”，而提问和解答是现代人的重要生存方式。奥修坚持要求人们自己去体验真理，而不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知识和信念。二是，他反对过分依赖于理性（头脑），提倡关注经验（心的体验过程）。对经验的“体验”来源于人的静心，所以，奥修认为静心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是现代人热爱生活、勤奋工作、相互信任、充满爱心、精神富有的动因。无疑，奥修的这种“静心”思想，既带有西方存在主义的烙印，又根植于东方神秘主义思想，尤其是中国的老庄思想。如果说，当代西方众多思想家都在寻找现代文明中的心灵的“自然家园”，那么奥修则是积极创造这样一个心灵的“自然家园”的东方思想家。这也是他的思想（著作），在西方各国、在东南亚一带，引起很大震动的缘由。有人称他是继泰戈尔以后，印度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在当下，物质文明高度发展，金钱肉欲也伴随日趋膨胀。对精神文明的呼唤和重构，已经为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各个阶层所关注。奥修的思想（著作）之所以在东西方引起热烈反响，恰好在这方面一定程度地显示其独特的、新鲜的、可供参照的社会批判功能。

诚然，奥修对生命的热爱，对“存在”的关注来自于他个人的经验，因而他的思想的缺陷和思想的矛盾也是无处不在的（如他思想中的虚无主义和唯心论倾向）。诚如奥修自己生前所忠告的，他不希望将他的思想强加于任何人，更不希望将他的思想变为我们的思想；他只希望：人们去分享他的思想，去感受他的经验，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存在方式，自己的“头脑”和“心”——这也是我们编者所希望、所要提醒读者的。

只有用审视的、批判的方式走近奥修，用分享、感受的方式进入他的思想，我们才能从他那独特的、新鲜的、充满矛盾的、与众不同的思想中领悟存在的真谛。

在奥修的思想里并没有真理，只有关于真理或走向真理的思考线索，只有关于现代人“存在”的独特体验和新鲜经验……让我们在理性的此岸，

解读奥修，分享他智慧的芬芳.....1995年12月

中译本前言

风人

读这本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但这本书谈论的却是很世俗的话题：工作与金钱。

人的一生离不开工作与金钱，而每一个人对待工作与金钱的态度又是千差万别的。有差别，才有丰富；因为丰富，才需要选择；因为选择，才需要理想。

本书是从奥修许多演讲录中精选出来的，分六个部分。透过这 32 篇短文，我们可以感受到奥修对生活各个层面、每个角落的新鲜洞见和独特体验。尤其在物质肉欲日趋膨胀的今天，工作与金钱对生命存在具有特别的诱惑。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作与金钱是人生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工作能给予人内心的喜悦，金钱能给予人外在的满足；工作是一种过程，金钱是一种收获。但是无论工作还是金钱都不是生命存在的全部，只有当你理解工作与金钱对生命存在的观照，你才会真正理解作为人——存在的真谛。

奥修在本书中传递了一个理念：不论你的工作好坏，金钱多少，你不应该牺牲生命存在的喜悦去换取功利的满足。工作可以满足功名的渴望，金钱可以满足物质的欲望——两者往往会让我们丧失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追问，所以，工作与金钱的诱惑是既美丽又可怕——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是为序。

1995年12月25日于上海

一、左巴和禅之间的关系

左巴和禅之间的关系如何？（注：希腊的左巴是一个主张享尽人间宴乐的人。）整个人类的过去都试图要将它们分开，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试验，只有左巴是不完整的，是表面化的，只有禅也是不完整的，它只有内在的世界，外在缺失了。

我的禅的宣言是：左巴和禅并不是互相敌对的，左巴可以融入禅，唯有如此，两者才都是完整的。

生活在外在的人是很肤浅地在生活，而不知道任何关于内在的事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关于存在和永恒的事。在另外一方面，知道关于内在的事的人开始去想说外在是幻象的。

没有什么东西是幻象的。

外在和内在都是同一个存在的一部分。

我想要左巴成为佛陀，佛陀也成为左巴。除非这个成为可能，否则将不会有很多佛，也不会有很多左巴。在左巴和禅的终极境界，有一种很棒的品质会来到你的生命：你会喜爱并享受外在世界的每一朵花，同时你会喜爱

并享受内在的渍由、内在的愉悦和内在的陶醉。没有任何分裂的问题，但是人类以一种分裂的方式在生活，那一直都是一个最大的灾祸。

现在已经是左巴要开始静心的时候，现在也是静心者不要让自己逃离世界的时候，他们必须带着他们所有的生命力和所有的狂喜……来分享。

这似乎很难去了解，因为整个世界的传统都反对它，但是我看不出有任何困难。

在我本身里面，我已经把左巴和禅结合在一起，因此我看不出有任何困难。我生活在世界里，但是我并不属于世界。

我在小鸟、花朵和树木里面感到很欣喜，在我自己里面、在我的宁静里面也感到很欣喜，我看不出有任何差别，内在和外在会慢慢融成一个整体，除非你的内在和外在变成一个整体，否则你将会保持不完整，不完整就是痛苦。

只有在完整当中才会有喜乐。

只有在完整当中，你才真正回到了家。

你来到这个存在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冲突，你来到这个存在的时候非常安逸、非常放松。

过去的左巴一直很紧张、很担心说他做得不对，禅宗的人也是带着紧张说他必须避开这个、避开那个，认为他必须进入一个偏远的山区去变成一个隐士，然而对世界的恐惧就表示你误解了。

并不需要去害怕世界，世界是要被爱的。

我们就是世界。

并没有要逃离任何东西这个问题，每一个片刻，任何东西都必须被享受，不要有任何罪恶感，不要有任何抑制，但是所有的宗教都反对这一点。

我用这个宣言来公布一个全新的宗教意识的天空：一个完整的天空，结合内在和外在外在，结合物质和心灵，结合左巴和佛陀。

二、贫穷并不是灵性的

为什么所有过去的诸佛都表达说他们反对金钱和性——这是世俗欢乐的泉源？你或许是第一个不反对所有这些东西的佛，你并不反对欢乐、快乐和喜乐，因此你的情况引起很多误解和反对。

是否过去诸佛都是为了要跟传统妥协或是为了安全起见而这样做？有很多事情必须加以了解。

第一，所有过去的诸佛都出身皇族，他们享有丰富的金钱和性，他们生活在奢华的环境里，但是他们仍然发现他们的内在有一种很深的空虚，他们由他们自己的经验导出应用在所有人的基本原则。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诞生在皇族里，他们没有机会去经验外在世界的金钱、性和其他的欢乐。因为他们觉得很挫折——金钱并不能令人满足，性也很肤浅，所有的欢乐都一直在重复而变成一种例行公事——它们是全然地无聊。他们抛弃了世界，因为他们抛弃了世界——进入山里或森林里——所以就会有错误的观念产生，以为除非你抛弃了世界和世俗的欢乐，否则你无法醒悟、无法成道。他们将他们个人的经验变成一种普遍化的通则，这是一种

人性的自然倾向，这种倾向至今仍然存在。比方说，只有心理上生病的人会去找弗洛伊德，很明显地，一个心理上健康的人不需要去找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只会碰到病人，而他将那些由病人身上所导出来的原则应用在整个人类，就好像每一个人都生病一样。他只知道病人的梦，他认为所有的梦都是压抑所造成的。在他的经验里，它的确是如此，但他的经验并不是普遍性的。

它也会发生在你身上，这是一种非常基本的人性谬误，比方说，你碰到一个佛教徒，他欺骗了你，或者是一个印度教教徒，他欺骗了你，你就会立刻下结论说没有一个印度教教徒值得相信，没有一个佛教徒应该被信任。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变成了你的通则。

事实上，所有过去的诸佛都支持我的理论，当然，他们并没有觉知到这一点。我所要说的是：除非你深深地熟悉外在世界，除非你是一个很全然、很尽致的左巴，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个佛……首先你必须生活在世界里，直到你能够抛弃它为止。你怎么能够抛弃你所没有的东西呢？唯有当你对外在的欢乐已经感到非常挫折、非常厌恶，以致于它们已经变成几乎是一种痛苦和焦虑，你才能够转向内在。

但是所有过去诸佛都掉进了人性的谬误：他们以他们自己的经验来投射。他们以为一个饥饿的人、一个在他一生中完全没有经历过任何欢乐的人，也会了解他们，结果这种事变成了很大的灾祸，东方的穷人仍然保持贫穷，他们认为：“致富有什么意义？生活奢华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看到了所有那些伟大的、成道的人都放弃奢华，所以，或许他们这样会比较好，因为他们已是贫穷的了。

佛陀抛弃了他的王国而变成了个乞丐，但是你认为他跟那些从来没有尝过任何美食，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美女、皇后和其他各种可能的享乐的乞丐一样吗？你可以将他们归入同一类吗？表面上他们看起来是一样的，他们两者都带着一个乞丐碗，但事实上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别，我喜戏你们成为佛的类别，但是……首先他必须是一个左巴，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变成一个佛。

另外那一类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外在的真相，他只能压抑他的性，他并没有感到挫折。

佛陀不需要压抑，他经验了它，经验太多了，否则一个人不会在二十九岁就抛开俗世。

那个故事说，当他出生的时候，在他父亲王国里的所有占星学家都被叫了过来，因为佛陀是独子，而且他又是在国王老年的时候才生下来的，他想要很清楚地知道佛陀这一生将会怎么样，所有的占星学家都觉得很困惑，没有人想要说什么，国王觉得很困难：“你们为什么不表示点意见？即使是坏消息也没关系，至少不要使我陷入混乱，快点说！”然后他们之中最年轻的就开始说了，他说：“我们所有人所碰到的难题是：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命运。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命运，这是非常稀有的情况，我们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个案，我们应该告诉你，将会有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但是他具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命运，有两种命运：或者他将会变成一个世界的征服者，或者他将会抛弃俗世，它们是两个极端，我们找不出哪一个分量占得比较重，它们具有同等的分量。”“所以我们无法很明确地说什么，一切我们所能够说的就是：这是两个可能性，或者他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或者他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道者之一，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最伟大的人

之一，但他是否成为一个乞丐或一个国王，这一点超出我们的了解，超出我们的科学。”国王还是很困惑，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征服了很多新的地方，他创造出一个很大的王国，而他唯一的继承人却具有两种可能的命运……他要求那些占星学家说：“帮助我，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他才不会抛弃俗世，而去征服世界，那是我这一生的梦想，他将要实现我的梦。他是我的孩子，他在我的心中携带着我的梦，告诉我，要如何避免他抛弃俗世？”他们都做了建议，他们用一般的逻辑来建议……一般的逻辑毁了这整个事情。他们说：“在他的周遭尽可能弄得很豪华、很舒服，使他不会去感觉到人生的苦难，安排很多美女在他的身边，好让他永远不会觉得有任何性方面的不满足，在你王国里的不同地方建造漂亮的皇宫，以便作为不同季节的行宫，好让他永远不会觉得太热或太冷，或是有太多的下雨。”他们对于他的生活应该怎么安排提供了很详细的意见，甚至连花园里的枯叶都必须在晚上派人扫干净，好让他永远不会看到干枯的叶子，因为说不定他就会开始问说那些叶子到底怎么了。

“他必须永远都看不到叶子变黄、变老、准备枯死掉。晚上的时候，所有即将枯萎的花都必须被摘掉，年老的男人或女人都不可以进入他的皇宫，每当他有机会上街，就必须安排不让他碰到死人或和尚。”所有这些准备都做到了，年老的国王安排了每一样占星学家所说的，但是一般的逻辑并不是唯一的逻辑，还有一种他们所不知道的超越的逻辑。

我一定不会这样建议，我一定会告诉他：“让他像一般人一样地生活，让他为舒适而奋斗，不要轻易给他，让他奋斗去找到一个漂亮的女人，不要安排像牛群那么多的女人在他身边，让他知道欲望、渴求和热情的痛苦。”这样做或许他就永远不会抛弃俗世，因为这样他就永远无法很快地知道世界的真相。

那二十九年几乎等于二、三百年，即使在三百年里面，你或许也不能够得到他所获得的奢华，那就是为什么他抛弃了俗世——看到这一切都很表面，都是例行公事；看到一个死人……在二十九年里面，他甚至连一片枯死的叶子都没有看过。如果他从小就看过人们过世，他一定老早就习惯了，但是有二十九年的时间，他从来没有想过死亡，那个概念对他来讲根本不是问题。

但是你能够避免多久呢？有一天，他刚好看到一个死人，因此他父亲所建造起来的纸房子就整个倒塌了，他问他的马车夫：“那个人到底怎么了？”他说：“主人，我是不应该告诉你的，但是我也不能够骗你，那个人死了。”那个问题立刻在他的脑海中升起，这种问题平常你是不会问的。他立刻问说：“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这样的吗？我是不是有一天也会死？”正当那个马车夫在说“没有办法避免死亡，即使对你来讲，它也会发生”时，刚好有一个门徒经过，他从来没有看过穿橘红袍的门徒，他问道：“这个人是哪一种人？他到底怎么了？”那个马车夫说：“他也是觉知到死亡和老年，所以他抛弃了俗世，他在找寻那个永远不会死的。”他们正要去参加一个年轻人的庆祝会，佛陀告诉他的马车夫说：“将马车掉头，对我而言，已经没有年轻人的庆祝会，我已经老了，我已经死了，带我回家去。”就在那天晚上，他逃离了皇宫。

那个马车夫——一个老年人，一个对国王非常忠实的仆人——试着要说服他，佛陀说：“不行，如果你无法避免老年，你就不要试图来说服我；

如果你无法避免死亡，你就不要试图来说服我，我要去找寻那个永远不会死的。”所以这是一个双重的错误。佛陀在弃俗之后找到了真理，他一定也是认为，因为那个弃俗，所以他才找到了真理。但是情形并非如此，是因为有了那个奢华的生活，所以那个追寻才开始的——因为那个奢华失败了，金钱是骗人的，皇宫变成空的，王国变得没有意义，征服整个世界变得没有意义。如果你将会死，如果到了最后，你的两手还是空的，那么如此地麻烦去杀死千千万万人有什么意义？所以他本身认为抛弃王国对于找到真理是有帮助的，但是他忘了一件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王国。佛陀的错误变成了整个世界的错误，其他那些没有王国的人也开始进入山区、进入森林里，与世隔绝。

我知道有一个人，他是一个退休的邮政局长，他的脑筋有一点问题，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要结婚，他的父母很努力尝试，但是因为他的头脑不正常，他会做出一些事将这整个事情破坏掉，他在试图隐藏他的疯狂，就在那个隐藏当中，一定有一些事会进出来，或是有一些事会弄错。

当他从邮局退下来，他当了耆那教的和尚。我知道在他的邮局帐户里，他刚好有三百六十块钱，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他从来不知道有任何你可以称之为舒服的东西——奢华是一颗远方的星星，他甚至没有钱请佣人，他通常自己煮饭。在他弃俗之后，他在不同的僧院里跟不同的耆那教和尚渡过了七八年的岁月。然后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们再度在加尔各答碰面，那个将他介绍给我的人说他已经抛弃了任何他所拥有的东西。

我说：“我知道，他住在一个租来的房子里，他自己煮东西吃，他在他邮局的帐户里有三百六十块的存款——它一直以他的名义存在邮局的帐户里，他并没有放弃任何东西，甚至连那个邮局的帐户都没有放弃。”他非常生气，当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他说：“你这样不好，人们认为我已经放弃了每一样东西，而你却告诉他们说我并没有放弃任何东西，你说得对，那三百六十块仍然存在我的名下，万一生病或年老的时候要用，但是你破坏了我的名誉。他们都对我非常尊敬。”一个贫穷的人能够假宗教之名成为一个乞丐而受到尊敬，但是他永远无法成道。因此我要强调：在你进入内在世界之前，要结束那外在的，要很全然地去生活——你生命的火把必须从两端一起燃烧。你生活得越全然，你就会越快了解它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只是那个没有经验过的部分似乎具有吸引力，如果你已经全然地生活过，那么似乎就没有什么吸引的东西了，唯有在那种状态下，你才能够毫不迟疑地、没有任何分裂地向内移。

我并不是在说要抛弃外在，那是不需要的。抛弃来自恐惧，很自然地，自从佛陀以来，已经经过了许多个世纪……在这些世纪里，不仅科技有了进步，能够引导你走向成道的心灵意识和方法也已经被改善了，佛陀毕竟是牛车时代的佛陀，他对劳斯莱斯一无所知。

我要我的门徒生活得很安逸，拥有一切外在的条件，不必急急忙忙，因为任何没有经验过的东西都将会再度把你接回来，结束它，那么就不需要逃离你的家，也不需要放弃你的银行存款，因为它们已经不再是你的负担，它们并没有任何意义，或许它们具有某种实用价值，但是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对。

即使佛陀也需要食物，只是它是由别人去赚来的，他需要衣服，别人为他赚取衣服。你赚取你自己的食物，最好是自己去赚取自己的衣服和房子。

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在它们里面不要有牵制你的东西。牵制你的东西是对于没有经历过的生活的欲望，所以要充分地去体验生活，而让这个欲望消失，那么你生活在皇宫里或是生活在穷人的茅屋里都能够同样地安逸，但是如果皇宫可以住，那么为什么要不必要地在穷人的茅屋里折磨你自己？皇宫不应该成为你的监狱。

因为所有这些伟大的成道者都经常抛弃世界，所以整个东方就产生出一种气氛，认为贫穷是某种具有灵性的东西，它是全然的胡说，贫穷并不具有灵性，它是丑陋的，它是一种必须加以治疗的创伤。如果贫穷是具有灵性的，那么东方一定有千千万万个佛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乞丐成佛。

我的方法是：不要成为过去的延续，我教你们首先要以一个左巴来生活，唯有在那个基础之上，你佛性的庙才能够建造起来。以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将内在和外相结合成一个统一体。外在跟内在一样都是你的，并不需要拒绝任何东西，并不需要反对任何东西。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表面的快乐或许是最底的一步，但它是同一个阶梯的一部分，最高的那一步或许是成道，或许是喜乐，但它是同样的阶梯，如果你放弃了阶梯的第一阶，你将永远无法达到最后一阶。只要想想，你站在梯子的每一阶，有两种方式可以抛弃它：其中一种就是下来，另外一种就是移到第二阶，这两者都同样是放弃第一阶。佛陀是进到第二阶，而你却掉在第一阶之下，你看到他离开了第一阶，但是你不了解他离开第一阶是到第二阶去。他将会离开第二阶到第三阶，他将会继续离开第三阶和第四阶到最后一阶。但是你变得害怕第一阶，因为你看到诸佛都离开了第一阶，所以你从来不踏上第一阶，你停留在第一阶之下。这些人到达了喜乐的最高满足，而你甚至还在渴求第一阶所能够提供给你的最肤浅的欢乐。

第二，过去的诸佛并不顾虑到任何社会的革命，他们的整个顾虑都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自己心灵上的达成。就某方面而言，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们的自我中心，所以东方根本就不知道有任何革命。所有的天才都变成以自我为中心，要由谁来给大众革命的概念？最多他们只能够教导对穷人慈善，但是他们无法构想一个没有贫穷的社会。

我在构想一个没有贫穷、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宗教、以及没有任何歧视的世界，我在构想一个一体的世界、一体的人类、一个分享一切——内在和外在一——的人类、一个很深的心灵上的兄弟情谊……所以我的功能并不仅止于我自己的成道，事实上，我的工作是在我成道之后才开始的。

佛陀成道的时候，他的工作就结束了，而我是在我成道之后才开始我的工作。就我本身而言，我并不需要再多活一个片刻，因为生命——不管是内在或外在的——都无法给我任何比我已经达成的来得更多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讲，它似乎是自私的，我想要千千万万人都燃烧着同样的光、都有同样的洞见、都有同样的梦，我希望新的人或新的人类可以诞生，我希望丑陋的歧视可以消失，没有战争、没有原子或核子武器、没有国家、没有种族，人可以分享所有存在的施与，以及他内在本质的所有经验，我想要这整个人类成为一个意识的海洋。

任何过去诸佛所做的都是好的，但是还不够，他们为他们自己创造出意识的最高峰，我想要为每一个人创造出那个最高峰，至少为那些有在找寻它的人。

我不能够叫你放弃外在，因为外在跟内在同样地重要，只是不要执著

于它。你怎么能够抛弃外在呢？你可以抛弃皇宫，但是你要怎么抛弃你的呼吸？外在的空气每一个片刻都会进来……你怎么能够抛弃食物？它也是来自外在；你怎么能够抛弃水？它也是来自外在。

带着清晰的眼光来看，外在和内在之间是不分裂的，而是一个经常维持的和谐，就好像进来的气和出去的气。

我在给你一个新的观念、新的洞见和新的梦。

三、整合头脑、心和灵魂

你讲了一些反对头脑的话，你说我们应该抛弃它，应该叫它停止，它在追寻真理的道上是不需要的，那么要头脑做什么？它真的全部都是有害的吗？头脑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之一，但唯有当它作为一个仆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主人的时候才好。头脑一变成主人，问题就产生了，那么它就取代了你的心、取代了你的灵魂，而完全占有了你。这样的话，它就不是在遵循你的命令，而是开始在命令你。

我并不是说要摧毁头脑，它是存在里面最进化的现象。我是在说要小心，不要让仆人变成主人。记住，是你的灵魂第一，心第二，头脑第三——那是一个真实的人平衡的人格。

头脑是逻辑……非常有用，在市场上，你没有头脑无法存在，我从来没有说你不应该在市场上使用你的头脑，你应该使用它。你应该使用它，而不被它所使用，那个差别是很大的……头脑给了你所有的科技、所有的科学，因为头脑给你太多了，所以它就宣称它是你灵魂的主人，它的害处就是这样的开始的，它完全关闭了你的心扉。

心并不是有用的，它没有什么目的要达成，它就好像一朵玫瑰花。头脑可以给你面包，但是头脑无法给你喜悦，它无法使你在生命中欢欣鼓舞，它非常严肃，它甚至无法忍受笑声，而一个没有笑声的生命已经掉落在人类的标准之下，它已经变成了低于人类的，因为在整个存在里，就只有人能够笑。

笑声表示意识以及它最高的成长。动物不会笑，树木也不会笑，那些关在头脑的笼子里的人——圣人、科学家和所谓伟大的领袖——他们也都无法笑，他们都太严肃了，而严肃是一种病，它是你的灵魂之癌，它是毁灭性的。因为我们都处于头脑的控制之下，所以它一切的创造力都替毁灭在服务。人们正在死于饥饿，头脑却试着在囤积更多的核子武器。人们正在饥饿，而头脑却试着要去登陆月球。头脑完全没有任何慈悲。对慈悲而言、对爱而言、对喜悦而言、对笑而言，一颗免于头脑枷锁的心是需要的。

心具有一个更高的价值，它在市场上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市场并不是你的庙，市场并不是你生命的意义，市场是所有人类的活动里面最低的。

当耶稣说“人不能只靠面包生活”，他是对的，但是头脑只能供给面包，你能够存活，但存活并不是生命，生命需要更多的东西——欢舞、歌唱和喜悦。

因此，我想要你将每一样东西都放在它正确的位置：如果头脑和心之间有任何冲突，必须先听心的。如果爱和逻辑之间有任何冲突，那么应该由

爱来决定，而不应该由逻辑来决定。逻辑无法给你任何生命的汁液，它是干枯的，它用在计算方面是好的，用在数学和科技方面是好的，但是它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用在你内在潜力的成长方面是不好的。

在你的心之上的是你的灵魂，就好像头脑是逻辑，心是爱，灵魂是静心。灵魂就是去知道你自己，藉着知道你自己去知道存在的意义。知道灵魂是将一个光带进你内在的黑暗世界，除非你的内在被点亮了，否则所有外在的光都没有用。在你里面就只有黑暗无尽的黑暗和无意识，你所有的行动都将会由那个黑暗和那个盲目产生出来。

所以当我说任何反对头脑的东西，不要误解我，我并不反对头脑，我也不想要摧毁它，我想要你变成一个管弦乐团。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创造出一个交响乐，如何创造出一个综合，如何将东西摆在正确的位置，同样的乐器也可能会创造出一些地狱般的噪音。

灵魂必须是你最终的，已经没有再超过它的东西，它是在你里面的神的一部分，它能够给你那个头脑不能给予、心也不能给予的东西，它会给你宁静、给你和平、给你安详，它会给你喜乐，最后，它会给你一种不朽的感觉。当你知道灵魂，死亡就变成一个虚构的现象，生命就飞进了永恒。一个不知道他自己的灵魂的人不能够说是真正的活，他或许是一个有用的生物装置，一个机器人.....透过静心来找寻你的灵魂和你的本性。

透过爱和透过心来分享你的喜乐。一切的爱就是关于：分享你的喜乐、分享你的喜悦、分享你的欢舞和分享你的狂喜。

头脑在市场上有它本身的功能，但是当你回到家，你的头脑不应该继续喋喋不休。就好像你脱掉你上班的外套、你的帽子、你的鞋子，你应该告诉你的头脑说：“现在静下来，这不是你的世界。”这并不是在反对头脑，事实上，这是让头脑休息。在家里，跟你太太在一起，跟你先生在一起，跟你的小孩在一起，跟你父母在一起，跟你的朋友在一起，头脑是不需要的，需要的是一颗洋溢的心。除非有爱洋溢在一个屋子里，否则它永远无法变成一个家，它仍然只是一个屋子。如果在家里你能够找到一些静心的片刻来经验你的灵魂，它就把家提升到最高的顶峰而成为一个庙。

同样的屋子.....对头脑来讲，它只是一个房子，对心来讲，它变成了个家，对灵魂来讲，它变成一个庙，屋子还是保持一样，但是你经过了蜕变——你的看法改变了，你的层面改变了，你了解的方式和看事情的方式改变了。一个不具备所有这三者的屋子是不完整的、是贫乏的。

一个不是所有这三者的人.....而且这三者还必须处于很深的和谐之中——头脑服务心，心服务灵魂，灵魂属于遍布整个存在的智慧.....人们称之为神，我喜欢称之为神性。没有什么东西会超过它。

-----摘自《剃刀边缘》

四、静心和头脑

去“静心冥想”某种东西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去“想”某种东西是什么意思，头脑一直都这样在做：记忆、分析、计划和想象等等。我也知道一种静心状态，在那种状态下，“我”已经不存在，所有的界线都消失而融入

整体，一种消失、没有重量、光和喜乐。但是当你告诉我们说“去静心冥想它”，那是什么意思？西方的语言里面没有一个词可以跟静心的意思刚好一致，它是经验的贫乏和语言的贫乏。就好像在东方，有很多存在于西半球的词你找不到，尤其是科学方面、科技方面和客观世界的东西，所以第一件必须加以了解的事是：我们是在尝试某种几乎不可能的事。

在东方，我们有英文所具有的所有这三个词，但是我们还有第四个词，那是英文或任何其他西方的语言所没有的，那个原因并非只是语言学上的，那个原因是他们还没有这种经验。

第一个词是“集中精神”。在东方，我们称之为集中在一个点。

第二个词是“沉思”。在东方我们称之为思考，但只是关于一个特定的主题，不分心、不走入歧途，而是一直停留在同样的经验，然后更深、更广泛地进入它，它是“集中精神”的一个发展。

第三个词是“静心”。在西方，自从奥里流斯（西元一二一至一八一年）以来，静心一直都是一团糟。他的书是西方第一本描述关于静心的书，但是他不知道静心能够怎么样，所以他将它定义为一种更深的集中精神和一种更深的沉思，这两种定义都是不正确的。

在东方，我们有另外一个词“迪阳”（dhyān），它并不是意味着集中精神，也不是意味着沉思，甚至不是意味着静心冥想，它意味着一种没有头脑的状态。所有那三种都是头脑的活动，不论你是在集中精神、在沉思、或是在静心冥想，你总是客体指向的，你集中精神在某种东西，你在静心冥想某种东西，你在沉思某种东西，你的过程或许有所不同，但是那个界线很清楚：它是在你的头脑里，头脑能够毫无困难地做所有这三件事。

“迪阳”是超越头脑的。

这个困难并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来，它已经被很多人提出来过。在佛陀之后，大约是一千八百年以前，他的门徒去到中国，他们也碰到了同样的困难，最后他们决定不去翻译那个词，因为不可能翻译，他们直接使用“迪阳”这个词，但是依照中国的发音，它变成了“禅”（chán）。一千两百年前，当那个灯火的传递到达了日本，同样的困难再度发生：对于“禅”要怎么办？日本也没有与之对等的词或与之类似的词，所以他们也决定使用同一个词，依照他们的发音，它变成了Zen。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佛陀本身从来没有使用过“迪阳”这个词，因为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梵语。使用一般人的语言，而不使用学者的语言是他的革命之一。梵语从来不是一个活的语言，它从来不被市井之间的人所使用，它是学者、教授、哲学家和神学家们所使用的语言，而学者的世界和一般人的世界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佛陀非常勇敢，他不使用他被训练的语言，而改用一般人的语言，他使用一种叫做“巴利语”的语言。在巴利语里面，dhyān变成了ihan，ihan和Zen并没有差得很远，Chán也是刚好介于这两者之间。

但是那些翻译描述静心的最初经典的人认为他们了解“迪阳”的意义。他们大多数都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很自然地，他们在超出头脑的观念之外就不懂了。基督教从来没有想到要超越头脑，因此并没有任何像“迪阳”这样的事存在，他们所能够想到的最接近的词就是“静心冥想”（meditation），但是你一使用“静心冥想”这个词，它很自然地就变成静心冥想什么？“静心冥想”这个词本身是客体指向的，但“迪阳”就不是如此。

当你使用“迪阳”这个词，它并不意味着要“迪阳什么”。它只是意味着要超越头脑。

当你超越头脑，你就超越了所有的客体，你只是存在。迪阳并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存在的状态，不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个二分性，而只是一颗露珠从荷叶溜进了大海。

当我在跟你们讲话的时候，我说“静心冥想它”，我知道我所使用的那个词是错的，但是我为什么要使用这个错误的词是因为只有错误的人围绕在我的周围！所有不能适应世界的人，他们很适合我！但是我要提醒你们，语言不应该变成一个障碍。

静心是一种状态，你只是很宁静，没有思想要去集中精神，没有主题要去沉思，没有客体要去静心冥想，其他的一切东西都消失了。记住，当其他东西都消失，你就无法存在，你是其他东西的一部分，就好像如果光消失，就没有黑暗；如果生命消失，就没有死亡，它们在本质上是联结在一起的。

“我”和“你”只能够以某种共同存在的方式一起存在，或者我们必须一起消失，那么所剩下来的就既不是你，也不是我，所剩下来的就是宇宙的能量。

静心就是消失而进入那宇宙的。

头脑就是障碍。你越是集中精神，你越沉思，你越静心冥想某种东西，你就永远无法走出头脑。头脑就是我曾经提过的露珠。所以，第一件必须加以了解的事是：就静心而言，只有在东方，尤其是在印度，有创造出那个词。唯有当你有某种不能用现存的语言来表达的经验，新的词才会被创造出来。一万年以来，印度一直都将它所有的天才贯注在一种努力上，那就是“迪阳”。如果你使用“迪阳”这个词，你就不会问“要迪阳什么？”“迪阳”这个词本身就不含二分性，迪阳只是意味着宁静，完全的宁静、安和。

你的问题是有意义的，你在问说：“静心冥想某种东西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静心冥想空无！永远不要静心冥想某种东西，否则它就不是静心。

你是在说：“我知道去想某种东西是什么意思，头脑一直都这样在做：记忆、分析、计划和想象等等。”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

“我也知道一种静心状态，在那种状态下，‘我’已经不存在。”我自己的了解是：直到这一点为止，你是在谈论你自己存在性的经验，超出这一点，你只是在借用你没有经验过的词，你说：“我也知道……”，要由谁来知道？如果“我”存在，那么“你”也存在。如果经验者存在，那么那个经验就存在，那个二分性仍然存在，你并没有超越头脑，你并没有达到你所说的静心状态。

你说：“‘我’已经不存在……”这些是很美的词，你一定很喜爱它们，但是你不知道它们的意义。这是我昨天晚上所谈论到的要点——菩提达摩选择那个不回答的门徒作为他的继承人，因为任何回答都是错的，任何回答都意味着“我仍然在这里”，任何回答都意味着头脑仍然在产生作用，任何回答一定都是错的，那个被选为继承人的人只有喜悦的眼泪，并且带着很大的感激和感谢拜在菩提达摩的脚下，没话可说。你一说出什么，你就必须使用头脑，你就必须使用语言，然后，很自然地，所有语言的错误和头脑的限制都会进入。

你说：“‘我’已经不存在……”如果你已经不存在，那么那个问题就应该在此停住，是谁在将这个问题进一步延伸？你继续说：“所有的界线都

消失……”，是谁的界线？你的确是在那里，看到界线在消失，但是如果你在那里，界线不可能消失，那在用词上是矛盾的，你说：“……消失而融入了整体……”，你是否曾经看过有任何露珠对世界大声喊说“听着，我要融入大海”？一个人会只是融解而没有什么东西好说，只是到处充满着宁静。

但是你继续在描述所有那些一定是你读来或听来的漂亮语言：“……消失而融入整体，一种消失、没有重量、光和喜乐……”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在谁身上发生的？你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这些经验要发生的话，至少你是需要的，你的头脑是需要的，你的语言是需要的，而且也是你在问的。如果这是一个存在性的经验，一开始你根本什么都不会说。

我想起有一个伟大的禅师，他坐在海边，刚好有一个国王经过，他一直都想要去看这个禅师，但是没有时间，因为国事繁忙，而且有很多操心的事和战争……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他停住了他的马车，下来看这个禅师，他问他说：“我没有很多时间，但是想知道主要的教导是什么，我不想死的时候还是无知的。”禅师保持沉默。

国王说：“我可以了解，你已经非常老了，或许你的耳朵已经聋了。”师父微笑。

国王大声往他的耳朵里面喊：“我想要知道你教导的精髓！”禅师用他的手指在沙滩上写：“禅。”他没有说话。

国王说：“但是那对我并没有太多的意义，我已经听过那个字很多次了，再更详细说明一些。”禅师回答：“我已经为了你的缘故而降低了，否则正确的答案是第一个——当我保持沉默的时候。但是或许你不知道那个存在于宁静之中的交流，出自慈悲，我写下了‘禅’这个字，现在你又要我更详细说明，我试试看。”他再度用更大的字写“禅”。

国王有一点生气，他说：“这算是什么详细说明？它是同一个字！”禅师说：“你必须原谅我，因为我已经不能够再降低了，只是为了你的缘故，我不想让世世代代的人都取笑我，没有人曾经对‘禅’说过任何东西，也没有人能够对‘禅’说任何东西。”那么长久以来，禅师们都在做些什么？他们创造出一些设计和情况，他们希望在那些情况下，或许在一千个人当中有一个会得到洞见。那些设计并不是静心，那些设计只是带领你到你自己在空间里的一个点，在那里，你会突然了解，然后你会说：“啊哈！”当你了解静心状态的时候，所有静心的方法都变得没有用。那些方法都只是任凭私意的，是出自慈悲而创造出来的，是为那些无法跟他们沟通比头脑更高的真相的人所创造出来的。

如果你所说的是你自己的经验，那么就不会有最后那个部分。你说：“但是，钟爱的师父，当你告诉我们说‘静心冥想它’，那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静心冥想它”，你可以用尽所有的解释，但就是没有“它”，也没有静心者。当我说“静心冥想它”，我的意思刚好相反：没有它，也没有静心者，只是存在。

-----摘自《唵嘛呢贝美吽》

五、静心和放松

现在我可以看到我对于放松的抗拒，在寻找原因当中，我看到说，对我来说，放松意味着懒惰和没有用。

我的家人宁愿生病也不愿意放弃他们所谓的权力，他们认为忙碌和狂热意味着成功，我把他们的信息学得太好了，现在，再一次地，我需要你重新定义一个词。

是否能够请你解释放松真正是什么？放松并不是什么大事，它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它只是醒着的睡觉。你每天都需要几个小时的睡眠。试着去了解睡觉的现象，小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每天睡二十四个小时，持续睡了九个月，在他生下来之后，睡眠的时间渐渐缩短，一开始他会睡二十二个小时，然后二十个小时，然后十八个小时、十六个小时，当他成熟，它就变成固定的七八个小时，这种情况将会持续，直到他开始觉得老。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因为有一些人会在七十岁的时候死，有一些人会在八十岁的时候死，有一些人比较不屈服，会在九十或一百岁的时候死，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活到一百多岁，所以当一个人开始觉得老、觉得疲倦时，他睡眠的时间就会更少，每天只需要睡三四个小时，然后渐渐变成两三个小时。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为什么小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可以一天睡二十四个小时，而老年人只要在晚上睡两、三个小时？那个原因是：在睡觉当中，你的身体没有你的干涉而运作得非常好，在母亲的子宫里九个月，身体做了很多事，在整个余生当中，它也没有做那么多，因为在那九个月里，身体必须经历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

现在科学家说，生命诞生在海洋，小孩子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像一条鱼，在九个月里，他涵盖了几乎两三百万年的过程，身体涉入一项这么伟大的工作，所以它不想要有任何干扰，如果小孩子是醒着的，就会有干扰。老年人，当他变老，他的身体已经不再生长任何新的组织、任何新的神经，旧有的神经渐渐死掉，但是并没有新的来代替它们，身体内部的工作减少了，因为那个人即将要死，现在对死亡的准备会使睡眠缩短，就好像在准备生命的时候需要一天睡二十四个小时，现在在准备死亡的时候几乎不需要睡眠。

放松是一种刻意的努力，让身体不要有你的干扰去做它的工作，你变得不在，你离开身体，好像它是一个死的尸体，这是需要的，因为当人类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疯狂、越来越快速，平常的睡眠是不够的，放松引导你进入一个更深的睡觉的领域。

Hypnos（催眠）意味着睡觉，这个词就是睡觉的意思，但是是一种不同的睡觉，它是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不是生物学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在生物学上，睡觉只能够到达某一个程度，但是在心理上，睡觉可以穿透得非常深，这一切都依你而定。

社会的确是你准备好，要让你去应付活动、野心、速度和效率，它并不准备让你放松和休息，什么事都不做，它将各种休息谴责成懒惰。

整个社会都为工作而调整，它是一个工作狂社会，它不想要你学习放松，所以打从孩提时代，它就在你的头脑里灌输反对放松的概念。

我并不是叫你要整天都放松。做你的工作，但是要为你自己找出一些时间，那个时间只能够在放松当中找到。你将会感到惊讶，如果你能够每天放松一两个小时，它将能够使你深入洞察你自己。

它将会改变你外在的行为，你将会变得越来越镇定，越来越安静，它将会改变你工作的品质，它将会变得更艺术化、更优雅，你将会比以前犯更

少的错误，因为如此一来你会变得更整合、更归于中心，放松具有奇迹般的力量，它并不是懒惰。懒惰的人从外在看起来，好像他什么事都没有在做，但是他的头脑却跑得很快，而放松的人，他的身体是放松的，他的头脑是放松的，他的心也是放松的。要在这三个层面上放松——身体、头脑和心，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几乎是不在的，在这两个小时当中，他的身体恢复了，他的心恢复了，他的聪明才智恢复了，你将会在他的工作当中发现所有那些恢复。

他将不会是一个失败者，虽然他将不会再那么疯狂，他将不会再不必要地跑来跑去，他会直接走到他想要去的那个点，他会做一些需要做的事，他不会做不需要的琐事，他只会说那些需要说的，他的话语将会变得好像电报一样，他的动作将会变得很优雅，他的生命将会变成一首诗。

放松能够蜕变你，使你达到一个很美的高处，它是如此简单的一个技巧，它并不费事，只是在刚开始的几天，因为旧有习惯的缘故，你会觉得困难，要打破旧有的习惯，它需要花几天的时间。

所以，继续使用催眠的技巧来放松，它一定会来到你身上，它将会带来新的光到你的眼睛，它将会使你的灵魂变新鲜，它将会帮助你去了解静心是什么，它就在静心之庙的门外几步路的地方，当你越来越深入放松，它就变成静心，静心意味着最深的放松。

-----摘自《灯火的传递》

六、在西方静心

当我接近你，我觉得非常安详，好像回到了家，好像进入了正确的地方。

但是当我回到西方，我就会担心说：“要如何快一点再来接近你？”我常常发觉因此而不能够静心。

在西方那种粗鲁的环境真的也可能成长和开花吗？在西方那种粗鲁的环境的确很难成长而进入静心，但它并不是不可能的，它的确很费力，因为整个周遭都反对静心，每一件事都是头脑指向的，而静心是一种没有头脑的状态。

整个教育、文化、社会和人，他们都相信没有超越头脑的东西，头脑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

静心拒绝头脑，而想要超越它，所以我能够了解，它很困难，但是即使在西方，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些不被社会干扰的宁静片刻。在你自己的房间里，在午夜，当每一个人都在睡觉，当城市生活的喧嚣消失了，你就能够发现东方就在你的卧室里，当你有一些时间，比方说周末或假日，你可以去到一些僻静的地方，你可以去到森林里，不要去每一个人都去的地方，避开那些地方，你永远都可以找到，西方并不像东方有那么多的人口。

我听过一个关于第一位太空人的故事，当他登陆了月球，他发现有几个印度人坐在角落那里抽烟，他说：“我的天啊！你们是怎么来的？你们并没有足够的科技，尤其是太空科技，你们根本什么都没有，你们是怎么来的？而且还不只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说：“非常简单，不需要任何科技，

我们只是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继续叠上去，最后我们就到达了月球。”东方非常拥挤，很难找到地方……但是西方并没有那么拥挤，你仍然可以找到非常宁静、非常和平而没有被头脑指向的社会所破坏的地方。树木没有在你们的大学里受过教育，山岳也没有听过任何关于梵蒂冈的事，只要乘着一只小船到大海里，你就离开了西方，你不需要走得很远，只要去到一条河，或是去到海上，只要将你的小船停在那里，日出将跟它往常一样地新鲜，西方或东方并没有什么关系。天上多星的夜晚将会跟恒久以来的一样地年轻、优美和不受污染。

所以你只要警觉一点，就能够找到你可以放松和静心的时间和空间。我并不是叫你要坐在伦敦的街头静心。当你已经知道静心，当你已经经历过那个途径有很多次，那么它也是可能的，那么不管你是在伦敦或纽约都没有关系，在任何地方，你都能够溜进你自己里面，你内在的灵魂并不属于东方或西方，它是超越所有二分性的。

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你都要继续静心，要找到一个宁静的角落或宁静的空间只需要一点点聪明才智就够了。偶尔进入森林，去到海上，或是去到山里静心，西方无法阻止你。如果你不能够来这里，那么你就必须在那里找地方。但是每当你在这一带，你就将你全部的时间都投放在静心，一切我想要你去做的是变得很归于中心。精通那个途径，变得对它很熟悉，使得即使是在任何西方城市的群众里，你也可以向内走，没有人能够阻止你。

七、在工作中觉知

你告诉我们对每一样东西都要觉知，那意味着去观照每一件事物和每一个行为。当我决定要在工作中觉知，我会忘掉觉知，当我觉知到我没有在觉知，我就会觉得有罪恶感，我会觉得我犯错了，能否请你解释？对任何想要在工作中觉知的人而言，它都是基本的难题之一，因为工作需要你完全忘掉自我，你必须很深地投入它……就好像你不在一样，除非有这样的完全投入存在，否则那个工作将会是肤浅的。

一切由人所创造出来的伟大事情——在绘画里、在诗里、在雕塑里、在任何生活的层面——都需要你完全投入，如果你试着要同时保持觉知，你的工作将永远无法成为一流的，因为你将不会在它里面。

所以当你在工作的时候要保持觉知需要很多的训练和规范，一个人必须从最简单的行动开始，比方说走路，你可以走路，你可以觉知到你在走路，每一步都可以充满觉知。吃东西……就像在禅寺里他们喝茶的方式，他们称之为“茶道”，因为在品茶的时候，一个人必须保持警觉和觉知。

这些是小的动作，但是从这些小的动作来开始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不应该从类似绘画或跳舞的事开始，那些是非常深而且复杂的现象。从日常生活的小动作开始，当你变得越来越习惯于觉知，当觉知变成好像呼吸一样——你就不需要再对它作任何努力，它已经变成自发性的——那么在任何行为或任何工作当中，你都可以觉知。

但是要记住那个条件：它必须是不需努力的，它必须是自发性的。那

么在绘画当中，或是在作曲、在跳舞、或甚至在跟敌人战斗，你也可以保持完全觉知，但是那个觉知并不是你试着去做的觉知，它并不是开始，它是经过长久训练所达到的顶点，有时候它也可以不要训练而发生。

但是这种情形非常少，只发生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必须遵循简单的路线，首先对那些不需要你投入的行为觉知。你或许会在走路的时候还一直在思考，你或许会在吃东西的时候还一直在思考，试着用觉知来代替思考。继续吃，但是保持警觉说你在吃。当你在走路的时候，用觉知来代替思考。继续走，或许你的走路会变得慢一点，变得更优雅，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在这些小动作上，觉知才可能。当你的觉知变得越来越清晰，你就可以使用更复杂的行动，有一天会来临，到时候世界上没有一样活动你无法保持警觉，而同时又全然投入行动之中。

你说：“当我决定要在工作中觉知，我会忘掉觉知。”它不应该是你的决定，它必须是你长久的修行，觉知必须很自然地来，你不应该去叫它，也不应该去强迫它。

“当我觉知到我没有在觉知，我就会觉得有罪恶感。”那是全然的愚蠢，当你觉知到你没有在觉知，要感到快乐说至少现在你是有觉知的。在我的教导里，没有地方可以容纳罪恶感这个观念，罪恶感是灵魂之癌。

我想要完全改变你的焦点，不要去数说你忘记觉知有多少次，倒是要去数那些你非常清楚、非常觉知的少数优美的片刻，那些少数几个片刻就足够来拯救你，足够来治疗你、治愈你，如果你去注意它们，它们就会继续成长而散布到你的意识之中，慢慢、慢慢地，整个不觉知的黑暗就会消失。

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时常发现或许不可能把工作和觉知结合在一起，但是我要告诉你，它不仅可能，而且很容易就可能，只要以正确的方式来开始，不要从XYZ开始，要从ABC开始。

在生活当中，因为错误的开始，所以我们一直错过很多事情，每一件事都必须从起点开始。我们的头脑很没有耐性，我们想要很快地做每一件事，我们想要不经过阶梯的每一阶就到达最高点，但是那意味着绝对的失败，一旦你在类似觉知这样的事情上面失败——它并不是一个小的失败——或许你就永远不会再去尝试，那个失败会造成对你的打击，所以任何像觉知这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它能够打开所有存在的奥秘之门，它能够带你到神的庙——你应该很小心地开始，而且要从起点开始，要很慢地去进行，只要有一些耐心，目标就离得不远。

-----摘自《隐藏的光辉》

八、成长到真正富有

似乎人类觉得只是成为他们自己是不够的，为什么大多数的人会有一种强迫性，想要去取得权力和声望等等，而不要只是成为一个单纯的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具有两面，这两面都必须加以了解。首先：你从来没有按照你本然的样子被你的父母、老师、邻居和社会所接受，每一个人都试图要改善你，要使你变得更好，大家都指向每一个人都可能有的缺点、错误、弱点和脆弱的地方，没有人强调你的美，没有人强调你的聪明才智，没

有人强调你的伟大。

只要活着就是如此的一个礼物，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你要对存在感谢，相反地，每一个人都不高兴，都在抱怨。很自然地，如果围绕在你生命周遭的每一件事打从一开始就指出，你并不是你应该成为的样子，就一直给你很多很高的理想说你必须去遵循它们，你必须去变成它们，你的现状就永远不会被赞美，会被赞美的是你的未来——如果你能够变成值得尊敬的人、有权力的人、富有的人、知识份子、或是在某一方面有名的人，而不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你才会被赞美。经常在反对你的制约已经在你里面产生一个概念：“就我现在的样子，我是不够的，有某些东西缺少了，我必须去到其他某一个地方，而不是在这里，这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我应该呆在更高、更有权力、更显赫、更令人尊敬、更有名的地方。”这是整个故事的一半——它是丑陋的，它不应该是如此。如果人们更聪明一点，知道要如何成为母亲、如何成为父亲、如何成为老师，这种情况就可以消除。

你不应该把小孩带坏。他的自我尊敬，以及他对自己的接受，你必须帮助它成长，然而相反地，你倒反而成为他成长的阻碍，这是丑陋的部分。但这是简单的部分，这是可以被消除的。因为你可以很容易而且很理想地看清楚说你不必对你的现状负责任，自然就是把你创造成像现在这个样子，不必要地为洒在地上的牛奶痛哭是全然的愚蠢。

第二部分非常重要，即使所有这些制约都被消除——你原来被养成的习惯改过来了，所有的这些概念都从你的头脑被带走——你仍然会觉得你还不够，但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那个用语是一样的，但是那个经验却完全不同。你是不够的，因为你还可以更进一步，它将不再是变得更有名、更值得尊敬、更有权力、或是更富有，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你所顾虑的，你的顾虑是：你的本性只是一个种子，你并不是生下来就是一棵树，你生下来只是一个种子，你必须成长到你可以开花的那个点，那个开花才是你的满足、你的达成，这个开花跟你的权力无关、跟金钱无关、跟政治无关，它只跟你本身有关。它是一种个人的成长，就这一点而言，其他的制约是一种阻碍、一种转移，它是误用了对成长的自然渴望。

每一个小孩生下来是要长成一个具有爱心、具有慈悲心和具有内在宁静的充分开展的人，他必须成为对自己的一个庆祝，它并不是一个竞争的问题，它甚至不是一个比较的问题，但是初期丑陋的制约使你转移了，因为那个想要成长的动力、想要变得更多的动力和想要扩张的动力被社会和被既得利益者所利用了。他们使它转移，他们灌输给你一些思想，使你认为这个动力就是要去变成拥有更多的金钱。这个动力就是意味着要在每一方面都爬到顶端——在教育方面，或是在政治方面。不论你在哪里，你都必须爬到顶端，比那个更少你就会觉得你做得不好，你就会有很深的自卑感。

这整个制约产生一种自卑感，因为它想要使你变得更优越，比别人优越，它教你竞争和比较；它教你暴力和抗争；它教你说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结果——那个目标是成功，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做到这样，因为你一生下来就带着一种想要成长的驱策力，想要去到其他某一个地方的驱策力。

种子必须走一段很长的路才能够变成花朵，它是一个神圣的旅程，那个驱策力是很美的，它是大自然所给予的，但是直到目前为止，社会一直都非常狡猾，它会将你自然的本能转向、导入歧途、或转移，使它具有社会的实利。

这两种情况都会使你觉得不论你在哪里，总是缺少某些东西，你必须去取得某些东西、达成某些东西，变成一个有成就的人，变成一个往高处爬的人。这需要你的聪明才智来弄清楚你自然的驱策力是什么，而社会的制约又是什么。切除社会的制约——它全部都是垃圾——好让自然保持纯洁，不被污染。自然一直都是个人主义的，你将会成长，你将会开花，你所开出来的或许是玫瑰花，别人所开出来的或许是金盏花。并不因为你是玫瑰花，你就比较优越，也不因为他是金盏花就比较低劣，重点在于你们两个人都开花了，那个开花给予一个很深的满足，所有的挫折和紧张都消失了，有一种很深的和平弥漫着你——一种超越了解的和平。但是首先你必须完全摒除社会的垃圾，否则它将会继续转移你的能量。

你必须成为丰富的，而不是富有的，丰富是另外一回事。一个乞丐可以很丰富，但是一个国王也可能很贫乏，丰富是一种存在的品质。

亚历山大碰到戴奥真尼斯，他是一个光着身子的乞丐，只有一盏灯，那是他唯一所拥有的东西，甚至在白天，他都点着灯。很明显地，他的行为举止很奇怪，甚至连亚历山大都必须问他：“为什么你要在大白天点灯？”他提起他的灯看着亚历山大的脸，他说：“我日日夜夜都在寻找真正的人，但是我找不到他。”亚历山大觉得很震惊，一个光着身子的乞丐居然会对他这个征服世界的人说这种话，但是他能够看出戴奥真尼斯的裸体呈现出非比寻常的美，他的眼睛很宁静，他的脸非常平和，他的话语具有一种权威，他的“在”非常冷静，非常具有安抚作用，虽然亚历山大觉得被侮辱，他也无法反击。那个人的“在”散发出如此的光芒，在他的旁边，亚历山大看起来就好像一个乞丐。他在他的日记上写着：“我首度感觉到丰富是某种跟有钱不同的一回事，我看到了一个丰富的人。”丰富是你的真实和真诚、你的真理、你的爱、你的创造力、你的敏感度和你的静心品质，这才是你真正的财富。

社会将你的头转向一些世俗的事情，而你已经完全忘掉你的头被转向了，你必须很警觉，不要被任何人所操纵，不管他们的意图有多么好。你必须使你自已免于受很多用意善良的人士的影响，他们经常叫你要成为这个，成为那个。听他们讲，然后感谢他们，他们并不是真的想伤害你，但是那个伤害却发生了。你只要听你自己的心，那是你唯一的导师，在生命真正的旅程当中，你自己的直觉是你唯一的导师。你有注意去看直觉(intuition)这个词吗？它跟教学(tuition)这个词是一样的，教学是老师所给的，它来自外在；直觉是你自己的本性所给的，它来自内在。你的内在可以指引你，只要具有一些勇气，你就永远不会觉得你是没有价值的。你或许无法成为一国的总统，你或许无法成为一个首相，你或许无法成为亨利·福特，但是那是不需要的，你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很美的歌唱家，你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很美的画家，不论你做什么都无关紧要……你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鞋匠。

当林肯成为美国总统……他父亲是一个鞋匠，整个参议院都觉得有一点尴尬，居然由一个鞋匠的儿子来管理那些最富有的人、那些上流的人，他们相信他们比较优越，因为他们比较有钱，因为他们属于年代已久的望族。整个参议院都有点尴尬、生气、被触怒，林肯当总统没有一个人感到高兴。

林肯在参议院发表他的第一次演说时，有一个傲慢的有产阶级的人站起来，他说：“林肯先生，在你开始演讲之前，我希望你记住，你是一个鞋匠的儿子。”整个参议院的人都笑了，他们想要羞辱林肯。他们无法打败他，

但是他们能够羞辱他，然而你很难羞辱一个像林肯这样的人。

他告诉那个人说：“我非常感激你使我想起我的父亲，他已经过世了，我一定会永远记住你的忠告，我知道我做总统永远无法像我父亲做鞋匠地做得那么好。”全场鸦雀无声——林肯面对这样的话所表现出来的方式……他告诉那个人：“就我所知道，我父亲以前也为你的家人做鞋子，如果你的鞋子会磨脚，或者有不合适——虽然我不是一个伟大的鞋匠，但是我从小就跟父亲学到了那个艺术——我可以改正它。对参议院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一样，如果那双鞋是我父亲做的，而它们需要修理或改善，我一定尽可能帮忙，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我无法像他那么伟大，他的手艺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当他想起他的父亲，他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不论你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你或许是一个三流的总统，你或许是一个一流的鞋匠，能够满足你的就是你享受你正在做的，你能够将你所有的能量都投放进去，你不想成为其他任何人，这就是你想要成为的，你同意自然在这出戏里面所让你扮演的角色是对的，即使用总统或国王来跟你交换，你都不要。

这就是真正的富有，这就是真正的权力。

-----摘自《灯火的传递》

九、权力是没有用的

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一直都被权力所诱惑，我一直都认为我可以从它得到某些东西，现在我觉得它似乎非常有限、非常微不足道。然而我同时感觉到有更真实的权力，不是依靠别人或他们的反应，而是来自内在。

这个问题需要再加以深入详察，因为我可以对它说是，也可以对它说不是。我不打算说是，说不是的可能性比较大，我将解释那个原因。

头脑就是这样在跟你们所有的人玩游戏——“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一直都被权力所诱惑，我一直都认为我可以从它得到某些东西。”这是真实的承认，很真诚，有很多权力指向的人甚至没有觉知到这一点，他们的权力欲仍然保持几乎是无意识的，别人能够看到它，但是他们本身看不到它。就如我曾经说过的，这个权力欲是人类所罹患的最大的疾病。你们所有的教育系统、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文化和社会都完全支持这个疾病，每一个人都想要他的小孩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听听母亲们在对她们的小孩讲话，好像她们都生下了亚历山大、斯大林、或里根总统似的……有五十亿人冲向权力，一个人必须了解，这个想拥有权力的强大驱策力来自你内在的空虚。一个不是权力指向的人，就他现在这样，他就是一个满足的人，他就是一个安逸的人，他已经回到了家，他的整个人就是对存在一个莫大的感激，他不需要再要求任何东西。任何给你的东西，你都从来没有要求过，它完全是因为存在的丰富所给的礼物。

这是两个分别的途径：一个是到达权力的意志，另外一个想要溶解的意志。

“现在我觉得它似乎非常有限、非常微不足道……”不只是非常有限、非常微不足道，而且是病态的、丑陋的。想要有权力来驾驭别人意味着夺走

他们的尊严，摧毁他们的个体性，强迫他们成为奴隶，唯有丑陋的头脑能够做出那种事。”那个问题继续说：“我同时感觉到有更真实的权力，不是依靠别人或他们的反应，而是来自内在。”在这些话里面有一些真理，但它并不是来自个人的经验。的确是有一种力量，它跟驾驭别人无关，而是一种花朵打开花瓣的力量……你曾经看到那种力量，那种荣耀吗？你曾经看过一个多星夜晚的力量吗？它并没有在驾驭任何人；你曾经看过一片最小的叶子在阳光下、在雨中跳舞的力量吗？以及它的美、它的壮丽和它的喜悦？它跟其他任何人无关，它甚至不需要有人去看它。

这是真正的独立，它带领你到你存在的泉源，从那里，你的生命每一个片刻都在升起，但是这个力量不应该被称为力量，因为那会造成混淆，我喜欢称之为和平、爱或慈悲，你可以自己去选择那个用语。但是权力却一直落入那些使用暴力的人手中，不论他们是对别人使用暴力或是对他们自己使用暴力都一样。我认为那些对别人使用暴力的人比较自然，那些对我们使用暴力的人是十足的精神异常，但是那些折磨他们自己的人却变成了你们的圣人，他们对世界的整个贡献就是一种如何来折磨你自己的规范。有一些圣人睡在有荆棘的床上，他们至今仍然存在，你可在瓦拉那西找到他们，它或许是很好的展示，但它是丑陋的，它必须被谴责，这些人不应该受到尊敬，这些人是罪犯，因为他们犯下了违反身体的罪，而身体甚至无法到法院去告他。

所以第二部分必须很清楚地加以了解，否则你的权力欲将会再度出现——透过不同的掩饰出现。现在你会开始努力去找出驾驭你自己的权力，它似乎是如此：“——一种不是依靠别人或他们的反应的权力——而是来自内在。”即使只是提及别人或他们的反应也是隐含着你并不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在思考。首先你的兴趣在于别人必须给你承认，你必须成为一个有权力的人，你必须成为一个世界的征服者，你必须成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或者其他种的愚蠢，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亚历山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某种意味上比别人更伟大。

这种情况转了一个弯——发现你自己不可能处于有权力的情况下，或者也许竞争太激烈了，而你将会被压扁，有在竞争中远比你更有办法、远比你更危险的人，最好是退回到你自己里面，试着去找出一个跟别人无关的力量。对我来讲，即使是这样的一种做法也足以表示说你是在进入另外一个同样的旅程，首先你试着要去驾驭别人，现在你试着要来驾驭你自己，那就是人们所说的规范。

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的权力欲，首先你必须了解那个权力欲来自哪里，它是由你的空虚和自卑感所产生出来。

要免于这个想要驾驭别人的欲望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进入你的空无，看看它确实是什么，你一直都透过你权力的追求在逃避它，现在不要将你所有的能量都放在折磨你自己或是放在任何自我虐待的规范，只要进入你的空无，看看它是什么？在那里开花进入你的空无，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永恒生命的泉源，你就不再被自卑感所掌握，你就不必再指向别人，你已经找到了你自己。

那些追求权力的人会越来越远离他们自己，他们的头脑走得越远，他们就会越空虚，但是像空或空无这一类的词一直都遭到谴责，而且你也同意

这个概念，所以你就不要去探索空无之美……它是全然的宁静，它是无声的音乐，没有任何喜悦能够跟它相比。它是纯然的喜乐，因为有了这种经验，所以佛陀称他最终的碰到自己为涅槃，涅槃意味着空无。一旦你能够很安然地跟你的空无相处，所有的紧张、冲突和烦恼都会消失，那么你就找到了生命的泉源，它是不朽的，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不要称之为力量，要称之为爱，称之为宁静，或称之为喜乐。因为“力量”这个词在过去已经受到很多污染，需要将它纯化。它会给予错误的含意。

这个世界被那些基本是比较低劣的人所支配，但是那些人试着用某种权力或任何权力来掩饰他们的低劣，他们创造出很多方法。当然，不能够每一个人都当总统，那么就将国家分成很多州，那么就有很多人可以当州长或部长，然后将部长的工作又分开来，就有很多人可以当次长，这整个阶级都是由那些遭受自卑感之苦的人所组成的，从最低阶的警察到最高阶的总统，他们都罹患了同样的病。

耆那教的二十四位大师全部都来自皇族，那并不是偶然的。佛陀是一个王子，其他的人呢？拉玛和克里虚纳——印度神的化身——他们也都属于皇族，似乎其他没有人能够成道！

要成道只需要皇族的血统……我想要跟你们讲清楚的一点就是：这些人已经在上层，他们拥有权力，但他们所经验到的权力并没有摧毁他们内在的空，他们抛弃了权力来找出他们的内在性，当他们找到它，他们就开花了，在美和真理当中，他们对整个世界说：“我已经回到家了。”人们尚未了解那个事实说为什么这些人会抛弃他们的王国，他们拥有一切他们所需要的权力，但那只是外在的情况……一切他们所需要的权力和金钱，但内在仍然没有一个人。整个房子充满了金钱、舒适和奢华的东西，但是主人却不在，由于这种迫切的需要，所以他们抛弃了权力去寻找和平。

很自然地，一般人并没有权力，他们只是从远处看着有权力的人，然后想：“如果我也拥有同样的荣誉和同样的地被认可，我也会成为某个显赫的人物，我将会把我的脚印留在时间的沙滩上。”他们被权力所吸引。但是注意看那些诞生在权力之中而抛弃它的人，他们会看出那是一种完全没有用的操作，你在它里面还是保持一样，即使你拥有亿万家财，它也不会在你内在造成任何改变，只有你内在的改变和蜕变会给你和平，你的爱会由那个和平产生出来，你的欢舞、你的歌和你的创造力会由那个和平产生出来，但是要避开“权力”这个词。

目前你只是在想它，光只是想是不会有有所帮助的。如果你想权力，金钱、声望和受人尊敬的世界里竞争，思考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要稳住你的本性之上，头脑是完全没有用的，因此，在这里的整个努力就是要帮助你脱离头脑而进入静心，脱离思想而进入宁静。

一旦你尝到了你内在本性的味道，所有的贪婪以及对金钱和权力的欲望都会消失，那个味道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比上不了的，你已经在你里面找到了神本身，你还要欲求什么呢？-----摘自《唵嘛呢贝美吽》

十、有自卑感这样的东西吗？

真的有像自卑感这样的东西吗？没有像自卑感这样的东西，只有“自我”(ego)的现象。因为有自我的现象，所以有两件事是可能的。如果你是自我主义的，你一定会把你自己跟别人比较，自我没有比较无法存在，因此如果你真的想抛弃自我，你就要抛弃比较，你将会感到惊讶：自我跑到哪里去了？有比较，它就存在，它只存在于比较之中。

比方说，你经过一座花园，你碰到一棵很大的树。比较：那棵树这么大，突然间你就变得很小。如果你不比较，你就会去享受那棵树，根本没有问题。那棵树很大，那又怎么样！

就让它大吧！你并不是一棵树。还有其他的树并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们并没有遭受自卑感之苦。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棵树有遭受自卑感或优越感之苦，即使是最高的树——黎巴嫩的西洋杉，即使是那种树也没有遭受优越感之苦，因为比较并不存在。

人创造出比较，因为自我唯有持续用比较来滋润才可能存在，但是这么一来，你就会有两个结果：有时候你会觉得优越，有时候你会觉得低劣。感觉低劣的可能性比感觉优越的可能性来得更大，因为世界上有无数的人，有些人比你更美，有些人比你更高，有些人比你更强，有些人似乎比你更聪明，有些人比你更博学多闻，有些人比你更成功，有些人比你更有名，有些人这样，有些人那样，如果你一直跟别人相比，你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自卑情结。

它并不存在，它是你创造出来的。那些更疯狂的人，他们会遭受优越感之苦。他们非常疯狂，所以当他们在比较的时候，他们看不出有无数的人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在很多方面是比较优越的。他们的心神太过于集中在自我，所以他们对任何比较优越的东西都保持封闭，他们总是去看那些比较低劣的。据说人们喜欢跟在某些方面比他们低劣的人在一起，它可以给他们很大的滋润。人们喜欢支持他们的自我的人。更疯狂的人会遭受优越感之苦，因为他总是会选择那些使他觉得优越的东西，但是他知道自己在耍一个诡计，他怎么能够欺骗他自己呢？他知道他只选择那些使他觉得优越的点，他知道他所没有选择的是什么，它们就在旁边，他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的优越感总是在动摇，它建筑在沙滩上，那个房子随时都会垮掉。他会受焦虑之苦，因为他将房子建筑在沙滩上。

耶稣说：不要将你的房子建筑在沙滩上，要找一块石头。神智比较健全的人会遭受自卑感之苦，因为他会往四周看，他会注意周遭所发生的一切，然后他会开始觉得他是比较低劣的。

但这两者都是自我的影子，是自我的两面，较优越的人在内在深处也是携带着自卑感，而那些有自卑感的人在内在深处也是带着优越感，他想要成为优越的。

只要想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其他每一个人都从世界上消失，只有问这个问题的人被留下来，坐在普那的可利工公园……这样你会觉得比较优越或比较低劣吗？你将只会是你自己，因为没有人可以比较。

神秘家就是一个知道“他就是他自己”的人，他按照他自己的光来生活，他创造出他自己的空间，他有他自己的自性，他对他自己完全满意，因为如果没有比较，你也无法不满足。他不是一个自我主义者，他不可能如此，自我需要比较，自我是靠比较来维生的。他只是做他自己的事，玫瑰就是玫瑰，莲花就是莲花，有些树很高，有些树很矮，但是每一样东西都按照它现

在这样存在。

只要去看，不要比较，那么优越感在哪里呢？自卑感在哪里呢？自我在哪里呢？这一切源自哪里呢？-----摘自《智慧之书》第二卷

十一、嫉妒是什么？

嫉妒是什么，为什么它会那么伤人？嫉妒就是比较，我们都被教导要去比较，我们都被制约成要去比较，一直比较。某人有较好的房子，某人有较美的身体，某人有更多的钱，某人有更具魅力的人格。比较，继续跟你周遭的每一个人比较，很大的嫉妒就会产生，它就是“比较”这个习惯的副产物。

如果你不要比较，嫉妒就会消失，那么你就只能知道你就是你，你不是其他某一个人，不需要成为其他某一个人。你没有跟树木比较，那是好的，否则你也会觉得非常嫉妒，为什么你不是绿色的？为什么上帝对你这么严厉，一朵花都不给你？你没有跟小鸟比较是好的，否则你将会受苦，如果你跟河流或山岳相比.....你只跟人相比，因为你被制约成只跟人相比，你不跟孔雀或鹦鹉相比，否则你的嫉妒将会越来越多，你将会被嫉妒压得根本活不下去。

比较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态度，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不可比较的，一旦你有了这样的了解，嫉妒就会消失，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而且不可比较的，你只是你自己，以前没有人像你，以后也不会有人像，你也不需要像其他任何人，神只创造出原创的人，他不相信复本。

有一群鸡在院子里，有一个足球飞过篱笆，刚好落在它们的中间，有一只公鸡摇摇晃晃地走过去，研究了一下，然后说：“我并不是在抱怨，女士们，但是请你们看看人家隔壁母鸡的作品。”邻居有伟大的事情在发生，他们的草更翠绿，他们的玫瑰更艳丽，除了你自己之外，每一个人似乎都非常快乐。你一直在比较，而别人也是如此，他们也在比较，或许他们也认为在你草坪上的草更翠绿——从远处看起来总是比较翠绿，或许他们认为你有一个很美的太太，但是你已经很厌倦，你无法相信为什么你会掉进这个女人的陷阱，你不知道要如何赶走她。邻居或许在嫉妒你，说你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太太，而你或许在嫉妒他的太太。

每一个人都在嫉妒别人，因为嫉妒，我们就创造出了地狱，因为嫉妒，我们就变得很卑鄙。如果每一个人都在痛苦，你就觉得很好；如果每一个人都失败，你就觉得很好；如果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很成功，那个味道就变得很苦，但是为什么一开始那个别人的念头会进入你的头脑？让我再度提醒你：因为你没有让你自己的生命力流动，你没有让你自己的喜乐成长，你没有让你自己的本性开花，因此你觉得内在空虚，因此你会去看每一个人的外在，因为只有外在可以看得到。你知道你自己的内在，你知道别人的外在，这种情况产生嫉妒。他们知道你的外在，他们知道他们的内在，这种情况产生嫉妒。就内在而言，其他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就内在而言，你知道你没有什么，你知道你是没有价值的，别人的外在看起来多么高兴，他们的微笑或许是假的，但是你怎么知道它们是假的？或许他们的心也在微笑。你知道你

的微笑是假的，因为你的心根本就没有在笑，你的心或许是在哭泣。

你知道你的内在，只有你知道它，其他没有人知道它。你只知道每一个人的外在，人们都把外在做得很漂亮，但外在是展示用的，它们是骗人的。

因为嫉妒，所以你经常在受苦，因此你对别人变得卑鄙，因为嫉妒，所以你开始变得很虚假，因为你开始装出你没有的东西，你开始装出你不能够有的东西，或是对你来讲不自然的东西，你变得越来越人工化，你开始模仿别人，跟别人竞争，其他你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某人拥有什么东西，而你却没有，在自然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有，那么唯一的方式就是找一些廉价的替代品。

只要向内在看看你自己的袋子，你将会发现有很多人造的、虚假的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什么你不能成为自然的、自发性的？因为嫉妒。嫉妒的人生活在地狱里。放弃比较，嫉妒就会消失，卑鄙就会消失，虚伪就会消失，但是唯有当你开始培养你内在的财富，你才能够放弃它，没有其他方式。成长，变成一个越来越真实的个人，依照神造出你的样子来爱你自己、尊敬你自己，那么天堂之门就会立刻为你打开，它们一直都是开的，只是你没有去注意看。

-----摘自《智慧之书》第二卷

十二、愤怒是什么？

愤怒是什么？我要如何保持冷静和沉着，但是在重要的片刻仍能够反应？愤怒的心理就是你想要某些东西，有人阻止你去得到它，有人在中间阻碍。你的整个能量想要去得到什么东西，而有人阻碍了那个能量，因此你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这个受挫的能量就变成愤怒，变成对那个破坏你去达成体的欲望的人生气。

你无法避免愤怒，因为愤怒是一种副产物，但是你能够做其他的事，好让那个副产物根本就不发生。

在生活当中，记住一件事：永远不要欲求一样东西欲求得太强烈，好像它是一个生死的问题。稍微带着一点游戏的心情。我并不是在说不要欲求，因为那会变成你的压抑。我是说，你还是去欲求，但是让那个欲求带着游戏的心情，如果你能够得到它，那很好，如果你得不到它，或许是时机不对，我们下一次再看看，学习一些游戏的艺术。

我们变得跟欲望非常认同，因此当它受到阻碍，我们自己的能量就变成了火焰，它会烫到你，在那种几乎是疯狂的状态下，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会做出将来会后悔的事。它会产生一连串连锁反应，使你的整个人生纠缠进去。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几千年来，他们一直都在说：“要变得无欲。”这是在要求不合乎人性的事，即使那个叫你“要变得无欲的人也是在给你一个动机、一个欲望：如果你变得无欲，你就会达到最终的自由——莫克夏或涅槃。那也是一种欲望。

你可以为某种更大的欲望而压抑较小的欲望，你或许甚至会忘掉你仍然是同一个人，你只是改变了那个目标，的确没有很多人想要去达到莫克夏，

所以你不会太大的竞争。事实上，别人会觉得非常高兴说你已经开始走向莫克夏——生活上减少了一个竞争者，但是就你而言，并没有什么改变。如果有任何东西来打扰你对莫克夏的欲望，那个愤怒就会再度燃起，这时间，那个愤怒将会更大，因为现在那个欲望已经变得更大，愤怒永远跟欲望成正比。

我听说：有三家修道院，基督教的修道院，它们非常靠近，都在森林里。有一天，三个修道士在十字路口碰面，他们从村子要回到他们的修道院，他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修道院，他们已经很疲倦了，因此坐在树下休息，开始聊天来打发时间。其中有一个人说：“有一件你们必须接受的事就是：就学问来讲，我们的修道院是最好的。”另外一个修道士说：“我同意，它的确是如此，你们那些人都很有学问，但是就修行来讲，就苦修来讲，就灵性的训练来讲，你们远不及我们的僧院。你要记住，学问无法帮助你达成真理，只有灵性的修行能够帮助你达成真理，而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们是最好的。”第三个修士说：“你们两个人都说得对，第一个修道院是学问最好的，第二个修道院是灵性的修行、苦行和断食方面最好的，但是就谦虚和无我来讲，我们是最好的。”谦虚和无我……那个人似乎完全没有觉知到他在说什么：“就谦虚和无我而言，我们是最好的。”即使谦虚也可以变成一个自我的旅程（egotrip），无我也可以变成一个自我的旅程，一个人必须非常警觉。

你不应该试图去停止愤怒，你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去控制你的愤怒，否则它将会烫到你，它将会摧毁你。我要说的是：你必须找到它的根源，那个根源一直都是欲望受到阻碍，那个挫折产生了愤怒。

不要把欲望看得很严肃，不要把任何事情看得很严肃。很不幸地，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把幽默感看成是宗教人士基本上要具备的品质之一。我想要你们了解，幽默感和游戏的心情应该是基本的品质，你不应该把事情看得太严肃，那么愤怒就不会升起。你可以对这整个事情一笑置之，你可以开始笑你自己，你可以开始笑那个会使你愤怒的情况，要用游戏的心情、用幽默感、用你的笑声。这是一个很大的世界，有无数的人，每一个人都想要去得到某些东西，有时候人们会互相挡着路，那是很自然的，并不是说他们想要这样，只是那个情况就是这样，它碰巧是这样。

我永远无法忘掉一个例子，一个事件……有一个角力比赛，一个区域性的比赛，该区的学校都参加了，我的母校没有很好的角力选手，但是最后还是弄出一个年轻人，他说：“我并不是一个角力选手。”但是我说：“你看看这件事，如果不参加会看起来很糟糕。”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他说：“既然你们这样说，既然你们都认为我去参加是好的……但是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去过体育馆，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练习，你们却硬把我推上来，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如果你们找不到其他人，那么好吧！”所以他代表我们学校参加。奇怪的是，因为他不紧张，他随时都准备要被打败，所以他的心情很放松，他居然打进了准决赛！我们学校的老师、校长和同学简直都不能相信，这个人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在最后一个回合，他的对手真的是一位受过训练的角力选手，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学生，他是某一个学校请来的角力选手。我们都替我们那个可怜的家伙担心，他站在那个人的旁边看起来就觉得很渺小，我们都担心事情会变得怎么样，但是结果却超乎每一个人的预料，我们那个角力选手在整个场地跑来跑去，在比赛之前先跳一阵子的舞，他的对手看到他的举

动觉得有一点不安，然后我们那个角力选手就平躺在对手的前面，他告诉他说：“请你坐在我的胸部上，成为一个胜利者，不必要地比赛下去有什么意义呢？”几乎每一个人都很赏识那个人的幽默感，即使对方那个角力选手也笑了，他说：“我已经比赛过很多次，但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不能坐在你的胸部上，我希望裁判宣布我们平手。”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个人都不想被打败，这么富于游戏的心情，这么幽默的一个人，他躺在地上说：“现在你可以坐在我的胸部上面，让裁判宣布你的胜利，而我被打败了。”我无法忘掉那件事，简单的理由是：即使在那个被打败的片刻，那个人也将它改变成一种胜利，他几乎就是那个胜利者。没有愤怒，也没有受到挫折的问题，他只是接受那个事实：他不是角力选手，最好老实一点，为什么要不必要地去战斗而被打败呢？如果他的对手坐在他的胸部上，那有多难看，那会看起来很丑，别人会觉得他风度不好，所以他必须告诉裁判说：“宣布我们两个人平手，这个人不宜宣布被打败。我从他身上所学习到的比我在以前很多次的比赛当中所学习到的都来得多，这一次根本就不算是比赛，但这是一次很好的经验：一个人可以把事情看轻松。”只要开始去想想你自己很轻松，没有什么特别，你不一定要胜利，你不一定要在每一个场合都成功，这是一个很大的世界，而我们只是渺小的人，一旦你有了这样的了解，每一件事都会变得可以接受，愤怒就消失了，那个消失将会带给你一个新的惊讶，因为当愤怒消失，它会留下一个很大的慈悲、爱和友谊的能量。

-----摘自《剑与莲花》

十三、超越二分性

我是一个弱者，然而在这里，我人生第一次觉得我能够放松在我的柔弱里。我必须坚强和勇敢吗？有这里没有必须，所有的应该、必须和应当都必须丢弃，唯有如此，你才能够变成一个自然的人。

柔弱有什么不对？每一个人都是柔弱的，部分怎么可能是坚强的呢？部分必须是柔弱的，我们是在这个广大的海洋里一个极小的部分、极小的点滴，我们怎么可能是坚强的呢？要对谁坚强？为什么要坚强？是的，我知道你被教导要坚强，因为你被教导要成为暴力的、积极的、斗争的，你被教导要坚强，因为你被教导成要具有竞争性、要有野心、要崇尚自我主义，你被教导各种积极性，因为你被教导成去强取别人、强取自然，你没有被教导爱。

在此，那个讯息是爱，所以，为什么你需要力量？这里的讯息是臣服，这里的讯息是接受，不论情形是怎么样都完全接受。

柔弱是美的，放松成柔弱的，接受它、享受它，它有它本身的美和它本身的喜悦。

“我必须坚强和勇敢吗？为了什么？”事实上，是柔弱想要成为坚强，试着去了解这一点，它有一点复杂，但是让我们来探讨它，是柔弱想要成为坚强，是自卑感想要成为优越的，是无知想要成为博学多闻，好让它能够隐藏在知识里，好让你能够将你的矛盾隐藏在你的所谓权力里面。从自卑感产生出成为优越的欲望，那就是世界上所有权力政治的整个基础，只有较低劣

的人会变成政治家：这是一个权力的驱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较低劣的，如果他们没变成一个国家的总统，或是一个国家的首相，他们没有办法向别人证明他们自己。在他们自己里面，他们觉得柔弱，他们鞭策着他们自己去驱向权力。

但是藉着成为一个总统，你怎么能够成为强而有力的？在内心深处，你知道你的柔弱是存在的，事实上，它将会更加被感觉到，甚至比以前更被感觉到，因为如此一来会有一个对照。在外在会有权力，而在内在会有柔弱——更加清楚，好像银色被衬在黑云里面，情形就是如此：你觉得内在贫乏，你就开始夺取，你变得贪婪，你开始占有东西，这种情况一直一直继续，没有结束，而你的整个人生就浪费在东西上面，浪费在积聚上面。

但是你积聚得越多，你就更加透彻地感觉到内在的贫乏。在财富的对照之下，它能够很容易地被看出来，当你看到这个——柔弱试着要变成坚强——你就知道它是荒谬的，柔弱怎么能够变成坚强？看到这一点，你就不会想要变成坚强，当你不想变成坚强，柔弱就无法在你里面停留，只有跟想要坚强的概念在一起，它才能够停留，它们是在一起的，就好像电的正负两极，它们是一起存在的。如果有一天你放弃想要成为坚强的野心，你会突然发现柔弱也消失了，它无法继续停留在你里面，如果你放弃想要成为富有的念头，你怎么能够继续想到你自己是贫穷的？要跟什么对照来想？将不可能来衡量你的贫穷。

放弃富有的概念，放弃成为富有的概念，有一天贫穷就会消失。

当你不渴求知识，而且放弃博学多闻的想法，你怎么能够保持无知？当知识消失，继之而来的，无知就会好像知识的影子一样地消失。

首先，放弃这个想要坚强的欲望。注意看，有一天你会感到惊讶，你会开始欢舞，因为柔弱已经消失了，它们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活在一起，它们配合在一起，一旦你贯穿了你存在里面的这个事实，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蜕变。

-----摘自《般若心经》

十四、对恐惧要怎么办？

恐惧要怎么办？我被它弄得团团转，觉得很疲倦，它是否能够被控制，或是被扼杀？要怎么做？它没有办法被扼杀，也没有办法被控制，它只能够被了解。在此，“了解”是关键词，只有了解能够带来突变，其他没有办法。如果你要试着去控制你的恐惧，它将会受到压抑，它会进入你的深处，它将不会有所帮助，只会把事情弄复杂。当它浮现，你能够压抑它，那就是控制，你可以压抑它，你可以将它压抑得很深，使它完全从你的意识消失，然后你将永远不会觉知到它，但是它将会留在最下层的部分，它会产生一个拉力，它会支配你，它会操纵你，它会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来操纵你，使你不会觉知到它，但是这样一来，危险就更深了，这样你就甚至无法了解它。

所以恐惧不必被控制，不必被扼杀，其实它也是无法被扼杀的，因为恐惧包含一种能量，而能量是无法被摧毁的。你有没有观察过？在恐惧当中你有非常大的能量，就好像在愤怒当中，你也可以有那么大的能量，它们两

者是同一个能量现象的两面。愤怒是侵略性的，恐惧是非侵略性的，恐惧是负面状态的愤怒，愤怒是正面状态的恐惧。当你愤怒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变得多么有力，你有多么大的能量？当你愤怒的时候，你可以丢一块你平常抱不动的大石头；当你愤怒的时候，你的力量可以增大三四倍，你可以做出一些不生气的时候做不到的事。

或是，在恐惧的时候，你可以跑得非常快，甚至连奥林匹克选手都会觉得嫉妒。恐惧产生能量，恐惧是能量，而能量无法被摧毁，一点点能量都没有办法从存在中被毁灭。这一点必须经常记住，否则你会做错事情。你无法摧毁任何东西，你只能改变它的形式。你无法摧毁一颗小石头，一颗极小的沙粒也无法被摧毁，它只能被改变形式。你无法摧毁一滴水，你可以将它转变成冰，你可以蒸发它，但是它仍然会维持，它会停留在某处，它无法离开存在。

你也无法摧毁恐惧，多少年来，人们一直都这样在做，人们一直试着要去摧毁恐惧、摧毁愤怒、摧毁性、摧毁贪婪，摧毁这个，摧毁那个，整个世界一直继续努力，结果如何？人变成杂乱的一团，没有什么东西被摧毁，一切都依然存在，只是事情变得更复杂。不需要去摧毁任何东西，因为本来就没有东西可以被摧毁，那么必须做什么呢？你必须了解恐惧，恐惧是什么？它如何升起？它来自哪里？它的讯息是什么？洞察它，不要有任何判断，唯有如此，你才会了解。

恐惧是什么？首先，恐惧总是围绕在某些欲望的周围，你想要变成一个有名的人，想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人——这样就会有恐惧，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要怎么办？恐惧就产生了，这样一来，恐惧就以一个欲望的副产品而来临：你想要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如果你不成功要怎么办？你开始颤抖，恐惧就产生了。你占有一个女人，你在害怕，或许明天你就无法占有，她或许会去找别人，她是活的，她可以走，只有死的女人不会走，但她还是活的，你只能占有具尸体，那样就没有恐惧了，尸体将来还是会在那里。你能够占有家具，这样做不会有恐惧，但是当你试着去占有一个人，恐惧就产生了。谁知道？昨天她不是你的，而今天她是你的，谁知道？明天她将是别人的，因此恐惧就会升起。恐惧是由占有的欲望而升起的，它是一项副产品，因为你想要占有，因此才会有恐惧，如果你不想占有，那么就没有恐惧。如果你没有欲望说你未来要成为这个或成为那个，那么就没有恐惧。如果你不想上天堂，那么就没有恐惧，那么教士就无法使你恐惧，如果你不想去任何地方，那么就没有人能够使你恐惧。

如果你开始生活在当下这个片刻，恐惧就消失了，恐惧是透过欲望而来的，所以，基本上，是欲望产生恐惧。

洞察它，每当有恐惧，看看它来自哪里，是什么欲望在产生这个恐惧，然后看看它的无用性。恐惧的来临是因为有其他事情，你必须洞察那些事情，对它们的洞察将会开始改变事情。所以，请你不要问它如何能够被控制或被扼杀，它不是要被控制的，也不是要被扼杀的，它不能够被控制，也不能够被扼杀，它只能被了解，让了解成为你唯一的法则。

十五、已经没有野心

我已经做过在这个世界上想做的每一件事，我拥有在这个世界上想要拥有的每一样东西，我似乎已经没有野心要去达成任何事情，甚至连成道都显得很遥远，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超出我了解的领域。

我觉得我好像只是在等待时机，没有什么事要做，没有什么地方要去，然而我有一种悲伤和不满足的感觉，请你评论。

当一个人觉得他已经没有野心，他只是在等待，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是成道最接近的时刻。成道并不是一个目标，它并不是在远处的某一个地方，而你必须去达到它，你不能够有成道的野心，如果你有成道的野心，你一定会错过它。

当你所有的野心都结束了，你不知道要做什么，要去哪里，成道就是发生在这个空隙。在这个宁静当中，因为没有欲望的骚扰，没有对野心的渴望，所以成道就自己发生，它是一个副产物，而不是一个目标。

那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悲伤，觉得不满足。虽然所有的野心都结束了……为什么一个人还会觉得不满足呢？生命中一定还有某些东西不属于野心头脑的一部分，如果没有那个部分，一个人就会觉得不满足。你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欲望和所有的野心，但是你仍然会觉得不满足。事实上，你会比那些还在追逐欲望的人更觉得不满足，因为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希望说明天他们将会达到目标。今天或许是空的，但是对明日的幻象以某一个方式使他们无视于今日的空，但是在你的情况，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替你遮掩“你不满足”这个事实。

所以有一件基本的事非常清楚：即使所有的野心都达成了，人还是不满足，还有某种不是野心的东西，除非你去达成它——它不是一种达成——除非它发生在你身上，否则那个不满足仍然会带给你悲伤。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一些很幸运的人身上，要不然大多数的人都还在追逐欲望，生命中有许多事要做，没有时间去感觉不满足，没时间去觉得悲伤，对明天的希望会驱走所有的悲伤，但是现在你对明天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你只生活在今天，你在等待而不知道在等待什么，那是好的。如果你知道你在等待什么，那是欲望，那是头脑在跟你玩一个游戏。如果你只是等待，你已经到了路的尽头，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走了，那么除了等待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呢？但是要等待什么？如果你能够回答说：“我在等待这个或那个。”你将会错过成道，这样的话，你的等待就不很纯，这样的话，它就不是单纯的等待。如果你能够很清楚地知道它是一个纯粹的等待，不指向任何东西，不指向任何客体，那么它是成道会发生的正确情况，所以目前你正处于一种很美的状态下，但是你并没有觉知到它，因为纯粹的等待和悲伤……一个人无法看到它的美。只有醒悟的人能够看出它的美，这就是你会醒过来的情况，否则生命仍将停留在睡觉的阶段，所有的欲望和野心都只不过是这个睡觉当中的梦。

一种悲伤和一种很深的不满足，这种情况通常看起来并不是很光荣、很值得骄傲的，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值得骄傲的。只要停留在你的悲伤之中，不要试着去将它改变成其他的东西。停留在你的等待之中，不要试着去给它一个客体。纯粹的等待会吸引最终的经验——我们称之为成道。一个人不应该把成道当作是一个目标，当你成熟，成道就会发生在你身上，这就是必须要有的成熟。

在西方，它正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感到悲伤、感到很深的痛苦，他们将自己沉溺于酒精、药物或扭曲的性之中，他们试图将他们的悲伤忘在各种事情里面，他们试图用各种方式来找出一些方法使他们的等待有一个标的物。有一些人进入宗教而开始等待神，有一些人开始将它哲学化，认为生命没有意义，认为人生是苦海，认为它是令人恶心的。然而那个美在于：萨特本身一直在说“生命没有意义，只不过是焦虑、痛苦和恶心”——他同时写了一本书叫做《恶心》——但是他却活了很久。如果生命只是恶心，那么为什么要继续生活，而且还要为它写书？如果生命没有意义，为什么还要去争论它？为什么还要为它去拿诺贝尔奖？我所说的跟发生在西方的情形完全不同，我所说的是过去一万年以来发生在东方的事。

每当一个人来到一个点，当所有的野心都变得没有用，他已经全部都经历过，而发现它是不值得的，他达到了他想要的目标，但是发现那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发现那只是一个幻象，从远看好像是一个绿洲，但是当你越来越接近，它却消失了，而只有沙漠。

东方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它。在东方，没有一个哲学家会教你自杀，没有一个人处于这种状态下会发疯，或是去找药物来麻醉自己。好几世纪以来，它一直都被接受成生命中最具有潜力的片刻。如果你能够只是等待，而不要等待任何东西，只是等待，纯粹的等待……让悲伤存在，让不满足存在——它们不会阻止你成道，只有一件事会阻止你成道，那就是如果你去等待某一个标的物。如果那个等待很纯，成道将会发生，当它发生，就会有满足，就会很欣喜，生命已经开花了，那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非常美的片刻，不要错过它。

-----摘自《灯火的传递》

十六、放开来能够将工作变成创造性的经验

为什么处于放开来的状态是那么地困难？世界需要工作狂，它需要人们成为奴隶、成为劳动阶级、成为工人，就像机器一样地运作，因此所有那些所谓的道德家和生活严谨的人都一直在教导人们说工作真有某种固有的价值，事实上它没有，它具有某种价值，但是是属最低的那一种，它是一种需要，因为人们有肚子，所以他们需要吃饭，他们需要衣服和房子，这个自然的需要被利用的极点。人们被强迫去工作，但是任何他们所产出的都不是归他们所有，它跑到那些不工作的人身上。

社会永远都是一个剥削的社会，它被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为生存而工作，而有产阶级继续累积堆积如山的金钱，这是一个非常丑陋的情况——不人道的、未开化的、疯狂的。那些工作的人是穷人，他们常常在挨饿，他们没有时间来欣赏文学、音乐或绘画，他们甚至无法想象有很美的世界，有艺术的世界，他们甚至无法想象有像静心这样的事，他们一天只要吃一餐就够了。

多少年代以来，大多数的人都是贫穷的，他们的生存必须依靠他们去充当为生产的机器，当他们不被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死于饥饿，然而他们是世界上整个财富真正的所有权人，他们是生产者，但是那些狡猾的人和政

客或教士进行阴谋，使社会分成不同的两类：那些真正的人——那些富有或超富有的人，以及那些只是名义上是人，但是被充当物品或生产机器的人。因为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长久以来，那些拥有既得利益的人都一直在教导人们一件事，那就是工作，工作努力一点，好让你能够生产更多，使那些富有的人可以变得更富有。

工作的价值只是在于生产够每一个人用的东西，或许每天四五个小时的工作就足以让整个个人类过得很平顺、很舒服，但是这个想要致富的疯狂欲望，这个无穷的贪婪……丝毫不了解说你的钱越多，那些钱的价值就会越少。比方说，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是一个日本人，他的财富有两百一十亿美元，他要怎么去处理那些钱？你能够吃掉它吗？钱会生出更多的钱，光从利息所得，那个人就会继续变得越来越富有。超出某一个限度之后，金钱就会丧失所有的价值，但贪婪是完全疯狂的。

整个人类社会都生活在一种疯狂之下，那就是为什么很难处于放开来的状态，因为它一直都被谴责成懒惰，它违反了工作狂的社会。放开意味着你开始以一种神智比较健全的方式去生活，你不再疯狂地追逐金钱，你不再一直继续工作，你工作只是为了你物质上的需要，但是也有心灵上的需要！工作是为了要取得物质需要所必须做的，放开来是为了心灵需要所必须的，但是大多数的人都完全抑制了心灵的成长。

放开来是最美的空间之一，你只是存在，什么事都不做，静静地坐着，草木就自己成长，你只是享受小鸟的歌唱、树木的翠绿、以及各种花朵令人迷醉的五颜六色，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来经验存在，你必须停止作为，你必须处于一种完全不被占据的状态，没有紧张，没有烦恼。

在这种平静的状态下，你会融入我们周遭的音乐，你会突然觉知到太阳的美。有无数的人从来没有享受过日出和日落，他们没有足够的心力去做它，他们一直在工作和生产——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那些狡猾的既得利益者，为那些当权的人，为那些有能力控制别人的人。很自然地，他们会教导你说工作是伟大的，事实上，那是为他们的利益来说的。那个制约已经变得非常深，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不能够休息，人们已经完全忘记休息的语言，他们被训练成去忘记它。

每一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都带着一种内在的能力，你不必去教小孩如何放松，你注意看小孩，他很放松，他处于一种放开来的状态，但是你不允许他享受这种天堂的状态，你很快就会使他变文明。每一个小孩都很原始、很不文明，但是父母、老师、以及每一个人都盯住小孩，想要使他们文明，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没有人会去想说社会是完全疯狂的。如果小孩保持他原来的样子，不再走社会或你们所谓文明的路线，那是很好的，但是父母们带着所有美好的期望，他们不可能让小孩单独，他们必须教他去工作，他们必须教他去生产，他们必须教他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他们必须教他说：“除非你爬到顶端，否则你就证明了我们的失败。”因此每一个人都争着要爬到顶端，这样你怎么能够放松？我并不反对工作，工作具有它本身的实用价值，但是只有实用价值，它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一切。食物、衣服和房子是绝对需要的。工作，但是不要变得沉溺于工作，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必须懂得如何放松，要放松不需要很多智慧，它是一种简单的艺术，它非常容易，因为你一生下来就已经知道它了，它已经存在，它只需要从蛰伏状态中恢复过来，它只需要再度被挑起。

所有的静心方法都只不过是帮助你回忆那个放开来的艺术的方法，我说回忆，因为你已经知道它，虽然你知道它，但是那个知道却被社会所压抑。

有一些简单的原则必须记住：必须由身体开始。在你的床上躺下来——你每天都在躺，所以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东西——当你躺在床上，在睡觉来临之前，闭起眼睛开始观照你的能量，从脚开始，从那里开始移动，只要向内观照：是否在什么地方有某种紧张？在脚的部分、在大腿的部分、或是在胃的部分？有没有什么紧张？如果你在某个部位发现紧张，那么只要试着去放松它，除非你觉得那个部分的紧张已经松开，否则不要从那个点移开。通过你的手，因为你的手就是你的头脑，它们跟你的头脑相连。如果你的右手是紧张的，那么你的左脑也会是紧张的；如果你的左手是紧张的，那么你的右脑也会是紧张的，所以首先要通过你的双手——它们几乎就是你头脑的分支——然后在最后到达你的头脑。

当整个身体都放松，头脑就已经有百分之九十放松了，因为身体只不过是头脑的延伸。

然后那个在你的头脑里面百分之十的紧张……只要观照着它。只要藉着观照，那个云就会消失。对你而言，那需要花上几天的时间，它是一种诀窍，它将能够重新恢复你孩提时代的经验，在那个时候，你是非常放松的。从你每天躺在床上开始，几天之后，你就能够抓到那个诀窍，一旦你知道了那个奥秘——没有人能够把它教给你，你必须在你自己的身体里面找寻——然后，甚至在白天，任何时间，你都能够放松，成为放松的主人是世界上最美的经验之一，它是走向一个伟大的灵性旅程的开始，因为当你完全处于放开来的状况，你就不再是一个身体。

你是否曾经观察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唯有当有一些紧张或一引起疼痛，你才会觉知到你的身体？当你没有头痛的时候，你觉知过你的头吗？如果你的整个身体都放松，你就会忘记你是一个身体。在那个忘记身体的当中，你就会记起隐藏在你身体里面一个新的现象：你灵性的本质。放开来就是去知道你不是身体，而是某种永恒的、不朽的东西的方法。世界上不需要任何其他宗教，只要简单的放开来的艺术就能够将每一个人转变成具有宗教性的人。

宗教并不是在相信神，宗教并不是在相信教皇，宗教并不是在相信任何观念的系统，宗教是知道那个在你里面永恒的东西：真、神、美——那个你存在的真理的东西，那个你的神性的东西，那个你的美、你的慈悲和你的光辉的东西。

放开来的艺术跟经验那个非物质的、那个不可测量的——你真实的本质——是同义词。

有一些片刻，你并没有觉知到，你处于一种放开来的状态。比方说，当你真的笑，捧腹大笑，不只是从头脑，而是从你的肚子，那个时候，你是很放松的，虽然你并没有觉知到，你处于一种放开来的状态，那就是为什么笑能够那么令人健康，没有其他药物能够带给你那么多的好处，但是笑却被某些人所阻止，那些人也是阻止你去觉知放开来的阴谋者，整个人类都被转变成严肃的、心理有病的一团。你曾经听过小孩子格格地笑吗？他的整个身体都涉入它里面，而当你笑的时候，你很少整个身体都在笑，它只是一件理智上的、头脑的事。

所以你必须注意你的日常生活，看看在那些场合你可以找到自然的放

开来的经验。当你在听我讲话，你可以经验到一种放开来，它每天都在发生，但是你并没有觉知到，我可以看到你的脸在改变，我可以看到你的宁静在加深，我可以看到，当你在笑，你的笑已经不再拘束、不再有束缚，现在你的笑已经成为你的自由。我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你继续变得越来越放松，好像你并不是在听演讲，而是在听柔和的音乐，不是在听那些话语，而在听我的宁静。

如果你无法在我此地的“在”里面经验到一种放开来，你将很难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它，但是有一些片刻，当你在游泳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一位泳者，你可以只是漂浮，不要游，你将会发现很深的放开来，只是随着河流走，甚至不要有任何动作来违反那个流，变成那个流的一部分。

你必须从各种不同的来源累积放开来的经验，不久你就会握有整个奥秘，它是最基本的事情之一，尤其是对我的门徒来讲，它将能够使你免于工作狂的制约，那并不是意味着说你将会变懒惰，相反地，当你越放松，你就变得越有力量，当你很放松，你就会累积更多的能量，你的工作将会开始有一种创造力的品质，而不只是在生产。不论你做什么，你都会全然投入，带着很大的爱，而你将会有很多能量可以去做它。

所以放开来并不反对工作，事实上，放开来将工作蜕变成一种创造性的经验。

-----摘自《真、神、美》

十七、工作狂和全然投入之间的差别

能否请你谈论工作狂和全然投入之间的差别？那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工作狂在他的工作之中并没有全然投入，工作狂是沉溺于工作，他无法静静地坐着，他一定要找事做——不管它需不需要，那并不是问题之所在。

现在日本使用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在工厂工作，因为机器人可以一天工作二十四个小时，不会罢工，没有工会的麻烦，不会经常要求加薪，也没有休假日，但是工人非常反对它，政府只要求他们在七天里面休息一天。

在日本，甚至连星期天，人们也在工作，没有假日，人们对政府的强迫休假有抗拒而引起很大的骚动，他们不准备每个礼拜休假一天。要付钱给他们，叫他们休假，问题到底在哪里？他们太沉溺于工作了，他们说：“我们在家里要做什么？不，我们不想要有这种麻烦，在家里会跟太太或小孩吵架，我们宁愿沉溺于工作。我们会打开汽车的引擎盖，虽然每一样东西都没有问题，我们会为了试图改良引擎而破坏汽车，我们会拆开电视机，将它拆散，我们已经这样在做！有时候，在国定假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做，拆开老祖母的时钟，虽然它完全没有问题，但总得找些什么事情做做！”这种人就是工作狂，他们沉溺于工作，就好像人们沉溺于药物，工作就是他们的药物，它使他们保持忙碌，它使他们远离他们的烦恼，远离他们的紧张，就好像任何药物一样，它淹没了你的烦恼、紧张、焦虑和痛苦、基督教、神、罪恶和地狱——每一样东西都被淹没了。一个痛苦的人会突然开始笑、开始享受。你只要去到酒店里面看，酒店里面远比教堂里面来得更快乐，每一个人都在笑，都在享受，都在吵来吵去，互相斗殴，当他们回家的时候……那已

经是深夜了，他们会摇摇晃晃地走在路上，然后倒在路边。

有一个人回到家，他的手抖得很厉害，他已经喝得烂醉，所以无法打开那个锁，因为那个钥匙和那个锁……那个钥匙在一边，那个锁在另一边，总是凑不在一起！

最后街上的警察看到这个可怜的人，就走过来对他说：“我能够帮你吗？”那个醉汉说：“很好，只要把房子抓稳，似乎地震得很厉害。”他们已经忘了每一件事……他们已经把世界，以及它的烦恼，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都给忘了。你可以使用任何东西来当成药物，只要沉溺于它就行了。

有一些人只是在嚼口香糖，你将他们的口香糖拿掉，看看他们变得多么痛苦！他们会立刻开始想：“生命是没有用的，生命没有意义，我的口香糖在哪里？”口香糖使他们保持有事做。香烟的作用也是如此，人们会一直闲聊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它可以使他们保持有事做，没有人会去管说它是真的或是假的，那并不是要点，问题在于：如何使你自己保持忙碌，而远离你自己。

所以工作狂是反对静心的，每一种沉溺都会阻止你变成一个静心者，所有的沉溺都必须被抛弃。

但是全然投入你的工作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在工作中很全然并不是沉溺，它是一种静心。当你完全投入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可能会做得很完美，将会有喜悦从完美的工作中产生。

如果你能够在工作中很完美，而且很全然，你在不工作当中也能够很全然——只要静静地坐着，完全宁静。你已经知道如何成为全然的，你可以闭起眼睛，你可以完全进入内在。

你已经知道成为全然的奥秘，所以在工作中很全然对静心是有帮助的。工作狂无法静心，他甚至连静静地坐几分钟都没有办法，他会烦躁不安，他会改变他的姿势，他会做这个或做那个——翻翻这个口袋或那个口袋，虽然他知道那些口袋里并没有什么东西；他会把他的杯子拿出来，洗一洗，然后再放回去，虽然他知道那些杯子是干净的。

但是一个在工作中很全然的人并不是一个工作狂，他可以很全然，做任何事他都可以很全然。当他在睡觉的时候，他会很全然，当他在散步的时候，他也会很全然，他会只是成为一个走者，其他没有——没有其他的思想，没有其他的梦，没有其他的想象。当睡觉的时候，他就只是睡；当吃东西的时候，他就只是吃。

你并不这样做，当你在吃东西，你的头脑同时在忙着很多事……我一直看到在每一张床上从来不只是两个人，而是一群人。先生在跟他太太做爱，但是他同时在想索菲亚·罗兰，太太也没有在跟她先生做爱，她在跟拳王阿里做爱。在每一张床上，你都会找到一群人！没有人在任何一个行为里是全然的，即使在爱当中也是如此。

所以不论你做什么事都要很全然，要不然就不要做，成为全然的，那么你的整个生活就会变成一种静心。

-----摘自《基督教：最致命的毒素禅：所有毒素的解药》

十八、工作而且成为一个个人

为什么我觉得需要被同意，而且被承认，尤其是在工作上？它使我掉进一个陷阱，我不能不这样，我知道我掉进这个陷阱，但是我已经被它所抓住，而且似乎摆脱不了。

能否请你帮助我找到那个门？必须记住，被同意和被承认的需要是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整个生命的结构是：我们被教导说除非我们被承认，否则我们什么人都不是，我们是没有价值的。工作本身并不重要，那个被承认才重要，但这是将整个事情都倒过来了。工作本身应该是重要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你必须工作，不是为了要被承认，而是因为你享受成为具有创造力的，你喜爱工作本身，如果你喜爱它，你才工作，不要要求承认，如果有被承认，你也是泰然处之；如果没有被承认，你也不必去想它，你的满足应该是在工作本身。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这个喜爱他自己的工作的简单艺术，不管它是什么工作，你都去享受它，而不要要求任何承认，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更美、更欣喜的社会。

就现在的情况，世界使你陷入一个痛苦的模式：你所做的事并不能因为你喜爱它、你将它做得很完美就是好的，而是要由世界来承认它、奖赏它，给你金牌或诺贝尔奖才算是好的。他们已经带走了整个创造力的价值，他们摧毁了无数的人，因为你无法给成千上亿的人诺贝尔奖。你在每一个人里面创造出被承认的欲望，所以没有人能够很平静地工作，享受任何他所做的。生命是由一些小事情所组成的，那些小事情并没有奖赏，没有政府所给的头衔，没有大学所给的荣誉学位。

这个世纪伟大的诗人之一泰戈尔，他住在印度的孟加拉，他在孟加拉出版他的诗和他的小说，但是没有人给他什么承认，然后他将一本小小的书叫做吉坦加利——奉献诗歌——翻成英文，他知道原文具有一种美，那是译文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因为孟加拉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的结构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

孟加拉语很甜，即使你们在吵架，它听起来也好像你们在好好谈一件事，它非常富有音乐性，每一个字都带有音乐性，那个品质在英文里面是没有的，也不可能将它带进去，它具有不同的品质，但他还是尽量去翻译它，那个译文——跟原文比起来是较差的——竟然得到了诺贝尔奖。然后突然整个印度都觉知到……那本书本来就有以孟加拉文发行，也有以其他的印度文发行，已经有很多年都没有人去注意，每一所大学都想要给他文学博士的头衔，他故乡的加尔各答大学是第一个颁给他荣誉学位的学校，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你们给我一个学位，但是你们并没有承认我的作品，你们是承认诺贝尔奖，因为这本书曾经以一种更美的方式存在于此，但是甚至连一个人都没有去写关于它的评论。”他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博士的学位，他说：“这是在侮辱我。”萨特——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而且是一个对人类心理有很深的洞见的人，他拒绝了诺贝尔奖，他说：“当我在创造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够对它增加什么，相反地，它反而把我往下压，它对那些找寻被人承认的业余作家来讲是好的，我已经够老了，我已经享受够了，我喜爱任何我所做的，它就是它本身的奖赏，我不想要任何其他的奖赏，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已经得到的来得更好。”他是对的，但是世界上对的人很少，世界上充满着错误的人，他们都生活在陷阱之中。

为什么你要去担心别人的承认？唯有当你不喜爱你的工作，担心别人的承认才有意义，那么它似乎可以充当为代替品。你讨厌工作，你不喜欢它，

但是你却为了要别人的承认而去做它，你为了要别人的赏识和接受而做它。与其要去想别人的承认，倒不如重新考虑你的工作，你喜爱它吗？如果你喜爱它，那不就结了吗？如果你不喜爱它，那么就改变它！父母和老师一直都在强调说你必须被承认，你必须被接受，那是一种非常狡猾的控制人的策略。

学习一件基本的事：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你喜欢做的事，永远不要要求承认，那是一种乞讨的行为，一个人为什么要要求别人的承认？一个人为什么要渴望被接受？深入你自己里面去看。或许你并不喜欢你所做的，或许你害怕说你走错了路。接受能够帮助你去感觉你是对的；承认能够使你觉得你走向正确的目标，问题在于你自己内在的感觉，它跟外在世界无关。为什么要依靠别人？所有这些事情都要依靠别人，你本身已经变得具有依赖性。

你可以变成一个人。成为一个人，生活在全然的自由之中，用你自己的脚站起来生活，喝你自己的泉源，这能够使一个人真正归于中心，真正扎根，这是他最终开花的开始。

这些所谓被承认的人，有荣誉的人，他们都充满了垃圾，其他没有，但是他们所充满的垃圾是社会想要他们充满的，社会会用一些奖赏来补偿他们。任何有他自己的个体性的意识的人会以他自己的爱和他自己的工作来生活，他根本不会去管别人怎么想。你的工作越有价值，就越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如果你的工作是天才的工作，那么你将无法在你的生命中看到任何尊敬，你将会在生命中遭到谴责……然后在经过两、三百年之后，人们将会为你做雕像，你的书将会受到尊敬，因为人类几乎要花两、三百年的时间才能够累积到今日的天才所具有的那么多的聪明才智，那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要受到白痴们的尊敬，你必须按照他们的方式和他们的期望来做。要被这个病态的人类尊敬，你必须比他们更病态，他们才会尊敬你，但是这样你能够得到什么呢？你将会失去你的灵魂，而什么也得不到。

-----摘自《超出心理学之外》

十九、透过无为达到有为

什么是无为？最高境界的意识就是当你只是一个存在，什么事都不做，不动，完全宁静，就好像你不存在，突然间整个存在都会开始将花朵洒落在你身上。

人被训练要有所作为，因为社会需要他在很多方面成为劳工，在各种生产方面——为那些贪婪、狡猾和有权力的人，他必须被转变成奴隶，整天从早忙到晚，终身都是如此，他甚至都还没有睡饱就必须去路上工作、去田里工作、或是去果园工作。由于有这些既得利益，所以社会把作为捧得高高的，认为它是值得尊敬的，它已经完全忘记说生活还有另外的层面。我并不是说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你必须吃饭、穿衣、住房子，所以你需要做一些事，但是你的作为应该只是为了实用上的需要，它不会给你伟大的经验，而生命是一个获得伟大经验的机会，你的作为能够给你生存，但只是生存并不是成为活生生的，成为活生生的意味着内心有一个欢舞；成为活生生的意味着你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都充满了天乐；成为活生生的意味着在你的血管里经验到永恒的生命之流，要达到这样，藉着作为是不可能的，只有藉着无为才可能，

所以无为是最终的价值，作为只不过是世俗的，基于需要，你必须做一些事。

然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你可以奉献五六个小时给一般性的需要，你还剩下十八个小时，如果你能够找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什么事都不做，你的生命将会被大大地充实，那是你事先想象不到的，因为当你什么事都不做，你并不存在，那么什么存在？这整个存在的宁静，这所有花朵的整个美，这个围绕着你无限的天空，全部都变成你的一部分。当你碰触到那永恒的、那无限的和那不朽的，它能够带给你很大的喜悦，即使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你也会慢慢发现那些喜悦和那些狂喜进入了你的工作。

那么工作就不再是工作，作为就不再是作为，它变成了你的创造力。如此一来，不论你做什么，你都会很全然地去做，整个存在都会支持你，都会用更多的生命力来充满你，好像你能够将那些生命力注入你的行动，注入你的作为，突然间，你本身就变成一个魔术师，任何你所碰触到的东西都变成黄金，不论你走到哪里，存在都会一直欢迎你，不论你做什么，不论那个事情是多么地小，它都会变成你静心的一部分。

-----摘自《真、神、美》

二十、创造力、生活形态和规范

在过去，所有著名的艺术家都以过着波希米亚式（放荡不羁）的生活而闻名，能否请你谈论关于创造力和规范？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是唯一值得去过的生活！其他各种生活都只不过是温吞吞的，它们比较是慢性自杀的生活方式，比较不是很热情、很强烈的生活方式。在过去，不可避免地，艺术家必须生活在叛逆之中，因为创造力是存在里面最大的叛逆。如果你想要创造，你必须抛弃所有的制约，否则你的创造力将只不过是抄袭，它将只是一个复本。唯有当你是一个人，你才能够创造，当你是群众心理的一部分，你无法创造，群众心理不具创造力，它是拖着生命在走，它不知道欢舞、不知道歌唱、不知道喜悦，它是机械式的。

当然，唯有当你是机械式的，你才能够从社会得到一些东西：你会得到尊敬，你会得到荣誉。大学会颁给你文学博士学位，国家会颁给你金牌奖章，最后你或许会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但这整个事情是丑陋的，一个真正的天才会抛弃所有这些无意义的东西，因为这是贿赂。将诺贝尔奖给一个人只是意味着你对社会机构的服务受到尊敬，意味着你被赋予荣誉是因为你是一个好的奴隶、你很顺从，你没有走入歧途，你遵循着社会既定的路线在走。

创造者无法遵循社会既定的路线，他必须去找出他自己的路，他必须在生命的丛林里探询，他必须单独走，他必须脱离群众头脑，脱离集体的心理。集体的头脑是世界上最底的头脑，甚至连所谓的白痴也比集体的白痴来得优越一点，但是集体性有它自己行贿的方式，如果你一直坚持说集体头脑的方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它会尊敬你、荣耀你。

出自纯粹的需要，所以在过去，各类的创造者——画家、舞蹈家、音乐家、诗人和雕塑家——都必须放弃受人尊敬。他们必须过着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流浪汉的生活，那是他们成为具有创造力的唯一方式。在未来，

那个情况不需要如此，如果你们了解我，如果你们觉得我所说的东西有真理在里面，那么在未来，每一个人都应该以个人来生活，那么就不需要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是固定的、正统的、传统的、受人尊敬的生活的副产物。

人类需要一种新的土壤——自由的土壤。波希米亚的方式是一种反应，一种必要的反应，但是如果我的看法成功了，那么就不会有波希米亚的方式，因为将不会有试着去驾驭人们的所谓集体的头脑，那么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安逸地自处，当然，你不必去干涉别人，但是就你自己的生活而言，你必须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生活，唯有如此才会有创造力，创造力是由个人自由所散发出来的芬芳。

你问我说：“能否请你谈论关于创造力和规范？”规范是一个很美的词，但是它被误用了，就好像所有其他很美的词在过去都被误用一样。规范（discipline）这个词跟门徒（disciple）这个词来自同样的词根，这个词根的意义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准备去学习的人就是一个门徒，准备去学习的过程就是规范。博学多闻的人从来不准备去学习，因为他已经认为他知道，他已经非常认同他所谓的知识，他的知识只不过是自我的滋养品，他无法成为一个门徒，他无法处于真正的规范。

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规范的开始。当你什么事都不知道，当然，有一个很大的渴望会升起，想要去探询、去探索、去查究。当你开始学习，有另外一个因素不可避免地会随之而来：任何你所学到的必须一直被抛弃，否则它将会变成知识，知识会阻止进一步的学习。

一个真正进入规范的人从来不会累积，每个片刻他都抛掉任何他所知道的东西，而再度变天真，那个天真的确是会发光。当戴奥真尼斯说天真是发光的，我同意他的说法。处于一种不知道的发光状态是存在里面最美的经验之一，当你处于那种不知道的状态下，你是敞开的，没有障碍，你准备好要去探索。印度教教徒做不到这样，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很多；基督徒也做不到这样，但是我的门徒能够做得到，简单的理由是：我并不传授知识，相反地，我在摧毁你的知识。

规范已经被作了错误的解释，人们一直在告诉别人说要规范他们的生活，要做这个，而不要做那个，有千千万万个应该和不应该被强加在人的身上，当一个人带着这么多的应该和不应该，他就无法成为具有创造性的，他是一个被监禁起来的囚犯，他到处都会碰到墙壁。

具有创造力的人必须融掉所有的应该和不应该，他需要自由和空间，很大的空间，他需要整个天空和所有的星星，唯有如此，他最内在的自发性才能够开始成长。

-----摘自《鹅就在外面！》

二十一、钱是什么？

钱是什么？为什么大多数的人都会在某方面对它觉得非常不舒服？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金钱并不是像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金钱所涉及的

是更深的部分，金钱并非只是表面上的流通工具而已，它跟你内在的头脑和态度有关。金钱是你对东西的喜爱，金钱是你对人的逃避，金钱是你面对死亡的安全，金钱是你想控制生命的努力，金钱代表一千零一件事，金钱并非只是流通的工具，否则事情就容易多了。

金钱是你的喜爱——对东西的喜爱，而不是对人的喜爱。最舒服的爱是对东西的爱，因为东西是死的，你可以很容易就拥有它们。你可以拥有一间很大的房子，或是一座皇宫，甚至连最大的皇宫你也可以很容易就拥有，但是即使一个最小的婴儿你都无法拥有，甚至连那个婴儿都会拒绝，甚至连那个婴儿都会为他自己的自由而抗争。一个婴儿，不管他是多么小，对一个想要占有的人来讲都是很危险的，他会反抗，他不让任何人来拥有他。那些不爱人的人开始爱金钱，因为金钱是占有东西的一个工具。当有了越多的金钱，你就能够拥有越多的东西，而当你能够拥有越多的东西，你就越能够把人忘掉。你将会拥有很多东西，但是你将不会有任何满足，因为唯有当你爱一个人，你才能够有深层的满足。金钱不会反抗，但是你将不会有任何满足，因为唯有当你爱一个人，你才能够有深层的满足。钱不会反抗，但是它也不会反应，那就是问题之所在。那就是为什么那些吝啬的人变得非常丑，因为从来没有人对他们的爱有所反应。如果没有爱降临在你身上，你怎么美得起来呢？如果没有爱像花一样地洒落在你身上，你怎么美得起来呢？你一定会变丑，你一定会变得封闭。一个拥有金钱或是试图去拥有金钱的人是吝啬的，他将会永远都害怕人，因为如果你跟人们亲近，你就必须开始分享。如果你允许某人亲近你，你就必须同时允许某些分享。那些喜爱东西的人会变成像东西一样——死的、封闭的，没有什么东西在他们里面震动，没有什么东西在他们里面唱歌跳舞，他们的心已经失去了跳动，他们过着一种机械式的生活，他们拖着生命在走，他们背负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们没有任何自由，因为只有爱能够给你自由；唯有当你给爱自由，爱才能够给你自由。

那些害怕爱的人想要拥有金钱，而那些能够爱的人会变得不占有，金钱对他们来讲就不会那么重要。如果有钱，那没有问题，它可以被使用；如果没有钱，那也没有问题，因为爱本身就是一个王国，那是金钱买不到的。爱本身是一种很深的满足，如果有爱，你可以在街上当乞丐都没有关系；如果有爱在你的心中，你就可以唱歌；如果你有爱，而且也被爱，那么爱能够加冕于你，使你成为一个国王。金钱只会使你变丑。

我并不反对金钱，我并不是说：“把你的钱拿去丢掉。”因为那又是另外一个极端，这也是吝啬头脑的最后一步。一个为了钱而受很多苦的人，一个执著于金钱而不能爱任何人或是不能够敞开心灵的人，到了最后会感到非常挫折而将所有的钱都抛弃，放弃世俗而跑到喜马拉雅山上去，进入西藏的僧院去当喇嘛，这种人就是没有了解。如果你能够了解，金钱是可以被使用的，但是那些不了解的人不是成为吝啬鬼而变得无法使用金钱，就是将所有的金钱都抛弃，因为在抛弃当中，他们也保存了同样的头脑。如此一来，在使用这个头脑的时候就不会有困难，你可以全部抛弃，然后逃掉，但是他们就是无法使用金钱，他们在使用的時候会觉得害怕。

如果一个具有了解的人有钱，他会分享，因为钱并不是为它本身而存在的，它是为生命而存在的。如果他觉得生活需要它、爱需要它，他可以完全将它抛弃，但它不是一种弃俗，他也是在用它。对他来讲，爱就是目标，金钱从来不是目标，金钱只是工具，然而对那些追求金钱的人来讲，金钱就

是目标，爱变成只是一个工具，甚至连他们的祈祷都是为了钱，甚至连祈祷都变成求得金钱的工具。

金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为什么人们会那么投入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追求它？它的确具有吸引力，它的确具有磁性。金钱具有一种催眠性的吸引力，那个吸引力就是你可以完全占有它。钱非常听话，它可以变成你的奴隶，自我可以觉得非常满足。

然而爱并没有那么听话，爱是叛逆的，你无法占有爱。你可以占有一个女人，你可以占有一个男人，但是你永远无法占有爱。如果你占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变成金钱，或是变成一样东西；如果你占有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就变成金钱，或是变成一样东西、一样工具。

唯有当一个人的存在是为了他自己本身，而不是作为其他任何东西的工具，这样的话，一个男人才能够算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也才能够算是一个女人。金钱是工具，而执著于工具就是能够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最大的愚蠢，也是最大的祸因。

金钱不应该变成目标，但我并不是说你必须将它抛弃而变成乞丐——使用它，它是一项很好的工具。我并不反对金钱，我对它没有什么反对的话可以说，我是在说关于你和关于你的占有，而不是在说关于金钱。如果你不占有，如果你不执著于它，它可以是很美的。金钱就好像血液在身体里循环；金钱在社会的身体里循环，它相当于血液，它帮助社会变得更丰富、更活生生，它就像血液一样。

你一定听过关于血液凝固而无法循环的疾病，血块堵住血管造成身体里面的血液无法流通，然后你就瘫痪了，如果那个血块堵住心脏，你就死掉了。

如果金钱能够流通，从一个人的手中流到另外一个人的手中，继续流动，流动得越快越好，那么血液就能够循环得很好，身体就变得很健康。但是当个吝啬鬼进来，他就变成一个血块；某一个地方有人在累积，不分享，他就成了血液循环里的一个血块。那个人会打扰到整个系统，不但他自己没有好好生活，而且由于他的阻碍，别人也受到了他的不良影响，金钱就停止循环。血液循环就是生命，血液停止了、受阻了，就是死亡；金钱循环就是生命，金钱停止了、受阻了，就是死亡。

一个人必须有钱，必须赚钱，然后使用它。一个人拥有钱就是为了要使用，而一个人使用就是为了要拥有，它变成一个循环，然后一个人就变成两者，既是吝啬的人，也是弃俗的人，当你既是吝啬的人，也是弃俗的人，你就两者都不是，你只是在享受任何金钱所能给予的。金钱能够给予很多东西，金钱也有很多东西不能给予，当你使用它的时候，你就知道金钱能够给予什么。金钱能够给予一切外在东西——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这并没有什么不对。

拥有一间漂亮的房子并没有什么不对，拥有一座漂亮的花园并没有什么不对，金钱能够给你这些东西，但是金钱无法给你爱，如果你要求它给你爱，那么你就是对这个可怜的金钱期望太多了。

一个人应该只期望那个能够被期望的，一个人不应该进入那个不可能的东西。当你要求可怜的金钱给你爱，那可怜的金钱是做不到的，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不要对金钱生气！不要将它烧掉，或是将它丢到河里，然后跑到喜马拉雅山上去。你在要求一个具有了解的人从来不会要求的東西，你这

样做是愚蠢的，就这样而已，金钱并没有什么不对。

有神经病的人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使用金钱，就金钱所能够做的来讲，它是很美的，它所能够做的事也够多！就俗事而言，它所能够做的已经够多了，但是不要期望爱，因为它是属于内在的，它是属于内在的本性，同时也不要要求神，因为他是超越的。

按照每一样东西的性能来使用它，而不是按照你的梦来使用它，那么你就是个健康的人，成为健康的就是成为神圣的，不要有任何不正常，要很正常、很平凡，只要有多一点的了解，让你自己能够看清楚。钱能够被使用，它应该被使用，它能够给你一个很美的世界。

否则如果你反对金钱，迟早你将会创造出像印度那么脏的国家。在印度，每一样东西都很脏，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是伟大的灵性主义者，每一样东西都变得很丑，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是伟大的灵性主义者，因为他们已经弃俗了，因此情况变得很糟糕，他们认为一个人必须把眼睛闭起来，不要看外在。

看外在是好的，因为外在是神的创造；看内在是好的，因为那个创造者就住在内在。两备都很好。眼睛需要一睁一闭，它们不应该一直都睁着，也不应该一直都闭着。它们需要眨眼——一睁一闭，一睁一闭，那是一个韵律——外在、内在；外在、内在。

向外看，那里有很美的创造；向内看，那里有很美的神。渐渐地，你将能够了解，内和外能够会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它们是一体的。

-----摘自《老子道德经》第二卷

二十二、钱就是力量

为什么我一直想到钱？其他还有什么好想的？钱就是力量。其他每一个人也都在想钱，所以不必担心！即使那些在想彼岸的人，他们的铜板或许有所不同，但他们也是在想钱。钱代表力量，你可以用金钱购买，你们的圣人也在想钱——他们称之为美德。藉着美德，你可以在天堂购买一个比较好的房子、比较好的车子、比较好的女人。有些人没有那么贪婪，他们只想现在这个世界的钱，有些人比较贪婪，他们会去想彼岸。如果你去想美德，如果你想要进入天堂，这不是金钱又是什么？唯有当一个人开始生活在现在，他才会停止去想钱。钱是未来，钱是未来的安全、未来的保障。如果你有很多存款，你的未来是安全的；如果你有好的个性，即使死后的生命也是安全的。整个世界都以金钱来思考，那些以权力政治来思考的人也是以金钱在思考，因为钱只不过是权力的象征，那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累积越来越多的钱，但是那个想要更多的欲望永远离不开你，因为对权力的渴望是无止境的，它不知道有终点。而人们之所以渴望权力是因为在内在深处，他们是空虚的。他们会想办法用些什么东西来填满那个空虚，它或许是金钱、权力、声望、受人尊敬、身份、或美德等。任何东西都可以，他们想要填满他们内在的空虚。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那些想要去填满他们内在空虚的人，和那些非常稀有的、非常宝贵的人，他们想要去看内在的空虚。那些想要去填满它的人 would 保持空虚、挫折，他们继续搜集垃圾，他们的整个生命都没有用，也没有

结果，只有另外一种，那些非常宝贵的人，他们想要去洞察他们内在的空虚，而没有任何欲望要去填满它，他们变成了静心者。

静心就是深入去看你的空虚，欢迎它、享受它，跟它合而为一，没有想要去填满它——根本不需要去填满它，因为它已经满了！它看起来是空的，因为你不是用正确的方式去看它。你透过头脑来看它，那是错误的方式。如果你将头脑摆在一旁而深入洞察你的空虚，它是非常美的，它是神圣的，它洋溢着喜悦，其他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唯有如此，一个人才会停止去想钱、停止去想权力、停止去想天堂，因为他已经在天堂里，因为他已经很富有了，因为他已经很强而有力了。

-----摘自《智慧之书》第二卷

二十三、不要抛弃金钱 要抛弃一直想钱的头脑

在过去，东方有很多智者反对金钱，但是你并不反对，能否请你评论？我并不反对金钱，我反对一直在想钱的头脑；我并不反对占有东西，我反对一直想占有的头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一百八十度的不同。反对金钱是愚蠢的，金钱是一个很美的工具，是一种交换的工具，如果没有钱，就不可能有发达的文化、社会或文明。只要想想如果钱从世界上消失，那么所有那些舒适的，所有那些能够给你方便的东西都将会随着它一起消失，人们将会被贬为全然的贫穷。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一个人必须珍视它，因此我并不反对金钱，但是我的确反对一直在想钱的头脑，然而人们不会去加以区分，整个人类的过去都生活在混乱之中。

抛弃一直在想钱的头脑，但是不需要抛弃金钱。金钱必须被创造出来，财富必须被创造出来。如果没有财富，所有的科学都将会消失，所有的科技都将会消失，所有人类伟大的成就都将会消失，人类将无法登陆月球，人类将无法飞上太空。如果没有金钱，生命将会变得非常沉寂，就好像如果没有语言，所有的艺术、文学、诗歌和音乐都会消失。就好像语言帮助你交换思想，帮助你沟通，金钱能够帮助你交换物品，它也是一种沟通的形式。

但是头脑一直想钱的人会执著于金钱，他们会破坏它的整个目的。它的目的就是继续从一个人的手中移到另外一个人的手中，因此它被称为“通货”，它必须保持流通，流通越多越好，社会就变得更富有。

如果我只有一块钱，然后它继续流通，经过五千个门徒的手，那么一块钱就变成五千块，它流通得越快，就有越多钱被创造出来，它能够发挥出五千块的功能——只是一块钱！

但是那个头脑一直在想钱的人，他会抓住那些钱，他堵住了它的流通。他抓住它，他执著于它，但却不去使用它。

-----摘自《最终的哲学》

二十四、为什么金钱是如此地一个携有杂质的主题？

为什么金钱是如此地一个携有杂质的主题？似乎好像当我们有钱，我们就会觉得有罪恶感，因此被迫要去花掉它，或者，我们会觉得不安全，所以想要抓住它，很明显地，它影响着围绕在权力和自由周围的很多事情。奇怪的是，即使在餐桌上讨论金钱这个主题，都会觉得它是一种禁忌，就好像谈论性和死亡也是一种禁忌一样。请你评论。

金钱是一个携有杂质的主题。它简单的理由是：我们无法想出一个明智的系统，在那个系统里，金钱可以成为整个人类的仆人，而不是某些贪婪之徒的主人。

金钱是一个携有杂质的主题，因为人的心理充满了贪婪，否则金钱只不过是一个物品交换的简单工具，一个完美的工具，它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处理它的方式使得在它里面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是错的。

如果你没有钱，你会遭到谴责，你的整个人生都将会是一个祸害，在你的一生当中，你都会试图藉着任何方式来拥有金钱。如果你有钱，它并不会改变基本的事情，你会想要更多，你的想要更多是无止境的，当到了最后，你已经有了很多钱——虽然它还不够，它永远都是不够的，但它已经比其他任何人都来得多——那么你就开始觉得有罪恶感，因为你用来累积金钱的手段是丑陋的、不人道的、暴力的，你一直在剥削，你一直在吸人们的血，你一直都是一个寄生虫，所以虽然你已经有了很多钱，但是它会提醒你，你在得到它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罪行。

这会产出两种人：其中一种会开始捐款给慈善机构来去除罪恶感，他们在做“善事”，他们在做“神的工作”，他们会开医院或学校，一切他们所做的多多少少都是为了要避免因为罪恶感而发疯。你们所有的医院、所有的学校和所有的慈善机构都是有罪恶感的人的结果。比方说诺贝尔奖的创办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藉着创造各种毁灭性的炸弹和机器而大赚其钱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很多人使用诺贝尔先生所提供的武器。他赚了巨额的钱……交战的双方都向同样的来源购买武器，他是唯一大量创造战争武器的人，所以不论是谁被杀死，都是被他杀死，不管他是属于这一边或是属于那一边，任何一个被杀死的人都是被他的炸弹所杀死，所以在老年的时候，当他已经拥有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所能拥有的金钱，他就设立了诺贝尔奖，它以一个和平奖来给予——由一个靠战争赚钱的人来给予。对和平有重大贡献的人就可以得到诺贝尔奖，它颁给那些有伟大科学发明，有伟大艺术或创造性发明的人，诺贝尔奖还附有一笔很大的金额，目前它大概将近二十五万美元。最好的奖，同时又附有二十五万美元，那个数目还会继续增加，因为钱会变得越来越贬值，如此庞大的一笔财富，所有这些诺贝尔奖每年所分配的奖金只是那些钱的利息而已，原来的本金还是保持完整，它将永远都会保持完整。每年都有那么多的利息产生，你甚至可以给二十个诺贝尔奖。

所有的慈善工作事实上都只是想要洗掉罪恶感的一种努力。当比拉多下令要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他的手，奇怪！下令执行十字架刑并不会弄脏他的手，他为什么要洗手呢？它具有某种意义：他觉得有罪恶感。人们花了两千年的时间才了解到这一点，因为两千年以来，甚至没有人去提，或是去评论，为什么比拉多会洗手。弗洛伊德发现那些有罪恶感的人会开始洗他们的手，它是象征性的……好像他们的手沾满了血。所以如果你有钱，它会产生罪恶感，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藉着帮助慈善机构来洗你的手，这是被宗教剥削，他们藉着你的罪恶感来剥削，但是他们继续在

支持你的自我，说你在做伟大的灵性工作，它跟灵性无关，它只是他们试着在安慰你的罪行。

第一种方式是各种宗教一直都在做的，另外一种就是那个人觉得非常有罪恶感，所以他不是发疯就是自杀，他本身的存在会变得非常痛苦，每一个呼吸都会变得很沉重，奇怪的是：他一生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要得到这些钱，因为社会挑起了他成为富有和拥有力量的欲望和野心，而金钱的确带来力量，它能够购买每一样东西，除了少数几样东西不能够购买之外，但是没有人会去管那些东西。

静心无法被购买，爱无法被购买，友谊无法被购买，感激无法被购买，但是没有人会去顾虑那些东西。其他每一样东西，整个物质世界的东西，都能够被购买，所以每个小孩都会开始爬那个野心的阶梯，他知道如果他有钱，那么每一件事都可能，所以社会蕴育出野心的概念，以及要成为富有、成为有力量的概念，那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社会，它创造出心理上病态和疯狂的人。当他们达到了社会和教育系统给他们的目标，他们就发现他们自己走进了死巷的终点，那个路就在那里结束，超出那个之外已经没有东西了，所以或者是他们变成一个虚假的宗教人士，或者他们只是跳进疯狂、跳进自杀，而毁灭了他们自己。

如果金钱不要落入个人的手中，如果它是社区的一部分，或是社会的一部分，而社会照顾每一个人，那么金钱可以是一样很美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创造，每一个人都贡献，但不是付给他们金钱，而是付给他们尊敬、爱、感激、以及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

金钱不应该落入个人的手中，否则它将会产生罪恶感的问题，金钱可以使人们的生活过得很丰富。如果社区拥有金钱，社区可以给你一切你所需要的设施，一切生活的教育和创造的层面。社会将会被弄得很丰富，而没有人会觉得有罪恶感。因为社会为你做很多，所以你会想要用你的服务来回报。如果你是一个医生，你将会尽你一切的力量做好你能够做的；如果你是一个外科医生，你将会尽你的力量做好你能够做的，因为是社会帮助你变成最好的外科医生，是社会给你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设施，从你的孩提时代就一直照顾你。那就是当我说小孩子应该属于社区，而社区应该照顾每一件事的意思。

一切由人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不应该由个人所囤积，它是社区的资源，它是你们的，它为你们而存在，但是它不要落在你们的手中，它将不会使你变成具有野心的，它将会使你变得更有创造力、更慷慨、更懂得感激，因此整个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那么金钱就不是一个难题。社区与社区之间可以使用金钱来作为交换，因为每一个社区不可能拥有一切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可以从其他社区购买，那么金钱就可以用来作为交换的工具，但是是社区与社区之间的交换，而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所以每一个社区都可以带进该社区所没有的东西。所以金钱的基本功能仍然保留，但是它的所有权已经从个人改变成集体的。

对我而言，这就是基本的共产主义：金钱的功能由个人转变到集体，但是宗教不希望如此，政客也不希望如此，因为他们的整个游戏将会被摧毁，他们的整个游戏都依靠野心、权力、贪婪和色欲。

宗教几乎是依靠非宗教的东西而存在，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是依靠反宗教的东西而存在，这样说似乎非常奇怪。他们使用那些东西，但是在表

面上你看不出来，你只看到慈善，但是你看不出那个慈善来自哪里，以及为什么他们要行善。首先，为什么需要慈善？为什么会有孤儿？为什么会有乞丐？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允许乞丐和孤儿发生？然后为什么会有人很想要去做慈善工作，很想要把钱捐出去，将他们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慈善，以及服务穷人？在表面上，每一件事似乎都是对的，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这种架构里有很长的时间，否则它是全然的荒谬。如果小孩由社区来拥有，那么没有一个小孩会是孤儿，如果社区拥有每一样东西，那么没有人会是一个乞丐，我们都分享任何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但是这样的话，宗教就没有剥削的对象，他们将不会有穷人可以来安慰，他们将不会有富人来帮助而除去他们的罪恶感。

如果你继续挖它的根——那是丑陋的，没有人想要去看……那就是为什么像性、死亡、或金钱这一类的字眼会变成禁忌，在它们里面并没有什么不能在餐桌上谈论的东西，但那个理由是：我们已经将它们压抑得太深了，因此我们不想要任何人将那些东西挖出来，我们会害怕。我们会害怕死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会死，但是我们并不想死，因此我们想要将眼睛闭起来不去看它，我们想要生活在一种状态下，好像“其他每一个人都会死，只有我不会”。这是每一个人的正常心理：“我不会死。”把死亡提出来是一项禁忌，人们会变得害怕，因为它提醒了人们他们自己的死亡。他们太过于顾虑那些不重要的琐事，而死亡正在来临，但是他们想要那些琐事使他们保持忙碌，它可以被当成帘幕：他们将不会死，至少不知道。稍后……“当它发生，我们再看。”性也是他们所害怕的，因为有很多嫉妒涉入，他们自己人生的经验是痛苦的，他们曾经爱过，但是失败了，他们真的不想把那个主题提出来，它令人伤心。

金钱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金钱会立刻把社会的阶级带进来，所以如果有十二个人围着桌子旁边坐，你就会立刻将他们分阶级，那个类似性和平等性暂时消失。有人比你更富有，有人比你更贫穷，突然间，你们就把你们自己看成敌人，而不是看成朋友，因为你们都同样在为钱争斗，你们都在抓同样的钱。你们并不是朋友，你们都是竞争者、敌人，所以至少在餐桌上，当你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们希望没有阶级，没有日常生活的奋斗，你们想要暂时忘掉所有那些事情，你们想要只谈一些好的事情，但这些全都是表面功夫。

为什么不创造出一个真正很好的生活？为什么不创造出一种金钱不会产生阶级，而只是给每一个人越来越多机会的生活？为什么不创造出一个生活，使得性不会造成痛苦的经验、嫉妒和失败，而只是一个乐趣——不比任何其他的游戏来得更多，只是一个生物的游戏。

一种简单的了解……我想不出为什么……如果我爱某一个女人，而她在享受某一个男人，那完全没有问题，它并不会打扰我的爱，事实上，我会爱她更多，因为她被更多人所爱，我的确是选择了一个很美的女人。找到一个只有我爱，而她在全世界找不到其他任何人来爱她的女人，那的确是一件丑事，那真的是下了地狱。如果她偶尔跟别人在一起觉得很快乐，那有什么不对？一颗具有了解的心将会以她的快乐为快乐。你爱一个人，你想要她快乐，如果她跟你在一起是快乐的，那很好，如果她跟别人在一起是快乐的，那也很好，它并没有什么问题。你打网球，那并不表示你一生都要跟同一个球伴打网球，忠贞……！

生活必须变得更丰富，所以只需要一些理解，爱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性就不会成为禁忌。一旦你在生活当中没有问题、没有焦虑，死亡就不会是一项禁忌，一旦你全然接受你的生命，死亡就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它的一部分。

死亡是长一点而且深一点的睡觉，平常的睡觉能够使你恢复活力，使你再度运作得比较好，比较有效率，所有的疲倦都消失了，你再度变年轻。死亡也是在做同样的事，只是那个层面更深。它帮你换了一个新的身体，因为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无法再藉着一般的睡眠来恢复活力，它已经变得太老了，它需要更彻底的改变，它需要一个新的身体，你生命的能量想要有一个新的形式。死亡只是一个睡觉，好让你能够很容易地进入一个新的形式。一旦你接受了生命的全部，生命也包括死亡，那么死亡就不是在反对生命，而只是它的仆人，就好像睡觉一样。你的生命是永恒的，它将会永远永远都存在，但身体并不是永恒的，它必须被更换，它会变老，然后最好是更换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的形式，而不要再拖着老旧的身体。

对我而言，一个具有了解的人将不会有任何问题，他会看得很清楚，然后问题就消失了，而留下一个很深的宁静——一个带着伟大的美和祝福的宁静。

-----摘自《超出心理学之外》

二十五、金钱和富有

你把你自己定义成富人的师傅，富人特别需要师傅吗？或者是因为他们有钱，你才成为他们的师傅？第一件必须了解的事是：我并没有把我自己定义成富人的师傅。那是那些煽情的记者们，他们驾驭着整个世界多数人的头脑，他们搞出这个定义，我只是用我自己的意义来接受它，他们这样说带有贬抑的味道，但我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梵高远比亨利·福特来得富有，富有不只是意味着财富或金钱，富有是一个多层面的现象。一个诗人或许是贫穷的，但是他具有一种金钱买不到的敏感度，他比任何富有的人都来得富有；一个音乐家或许并不富有，但是就他的音乐而言，没有财富会比他的音乐来得更富有。

对我来讲，富有的人是一个具有敏感度、创造性和接受性的人。具有财富只是诸多层面的其中之一。根据我的看法，具有财富的人也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他创造财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亨利·福特，他的才能必须受到尊敬，虽然他所创造的是世俗的东西，它不能够跟莫札特的音乐、或尼金斯基的舞蹈、或萨特的哲学相比，但他仍然是创造出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如果世界上有更多个亨利·福特，它一定会变得更好。

所以当我接受了那个定义，我的意义是在任何层面的富有，只有富有的人能够跟我有联系，某种敏感度是绝对需要的，某种洞见是需要的。

穷人是一个头脑有障碍的人，他或许很有钱，那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不懂古典音乐，他不懂诗歌，他不懂哲学，他不懂人类心灵高层次的东西。是的，贫穷的其中一个层面是一个人甚至无法赚钱，他是穷人里面最穷的，因为金钱是如此的一件世俗的事情，如果你无法创造它，那只是表示你没有

足够的聪明才智。

世界上的穷人应该为他们自己的贫穷负责。是谁叫他们一直生孩子，每一个小孩都会使他们变得更贫穷；是谁叫他们一直生活在迷信之中？每一种迷信都会阻碍他们的致富；是谁告诉他们说他们应该相信他们的贫穷是因为前世做了一些坏事的缘故？他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些无稽之谈？为什么他们不要听命于聪明才智？——穷人不应该生小孩，他应该去赚钱，但是他会生小孩，而不会赚钱。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富有的国家人口在下降，而较穷的国家人口却在急速成长，这对整个世界来讲会有危险。目前全世界有五十亿人口，五年以前，经济学家才预测说到了这个世纪末了将会有五十亿人口，那些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估计远比人们的生产力来得落后，我们已经有五十亿的人口，到了这个世纪末了，我们将有六十亿，如果你叫那些人使用生育控制，使用避孕药，告诉他们说他们不需要小孩，他们并不会听你的话，你违反了他们的宗教，你违反了他们的传统。

我怎么能够跟这些人有接触？即使是在一些世俗的事情上面也不有沟通。所以当我说我接受那个定义，我的意义非常清楚，只有一个具有富有的头脑和本质的人能够了解关于静心的事，了解那最终的和那宇宙性的层面。

那些处于饥饿状态下的人……如果你去一个贫穷的地方，开始教他们静心，你认为他们会听你的吗？他们会把你杀掉，他们宁可把你吃掉，也不要听你的静心技巧！有一些基本的需要必须被满足，它有一个阶梯，首先你身体的需要必须被满足，然后你心理的需要必须被满足，唯有到那个时候，你才会开始渴望灵性的经验，现在我能够怎么样呢？那是事情的本性。如果水在一百度的时候蒸发，我能怎么样呢？我无法说服它在九十九度的时候蒸发，那是事情的本性，那个阶梯是：身体上的需要第一，然后心理上的需要第二，然后再心灵上的需要。我所能给你的东西是关于你对灵性成长的渴求，如果它不存在，我无法去创造它；如果它存在，我可以显示给你那个途径。

你们可以看到：我并没有去找寻或是去到富有的人那里，那些来找我的人都是他们自己来的，他们的渴求将他们带到我这里，我并没有去找人或说服他们，像基督教的传教士一直在说的：“成为基督徒。”还承诺他们各种未来生活的好处，我并没有给任何人任何承诺，我并没有去找任何人，有千千万万人来到我这里，那都是他们自己要来的。

现在你可以自己看，那些来到这里的人，他们都具有某种富有，不只是金钱。在我的周遭有具有各种才能的人，有具有各种不同天份的人。我的方式会阻止那些跟我在一起无法获益的人，即使他们无意中来到我这里，他们也会消失，他们不会停留在这里，他们不会变成我的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不会跟我分享那个洞见，没有人在分辨说谁是富有的，谁是贫穷的，贫穷的必须被送回去，而富有的必须被留下来，没有人在检查，但是藉着某种存在性的安排，我只能吸引那些非常有才能、非常聪明、或是在某种生命的品质上非常富有的人，他们就是从那个角度的富有来跟我联系。

那些煽情的记者一直在报道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给大众，那是无意义的、虚假的、丑陋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师傅。如果我必须去定义它，我会说：“我只是一个朋友，一个那些有才能的、聪明的、同时又具有想要在灵性上成长的动力的人的朋友。”对我来说，他们是富有的人。

-----摘自《苏格拉底在二十五世纪之后再度被下毒》

二十六、聪明才智是什么

聪明才智是什么？它是不是一种超越头脑以及它的界线的状态？一种不属于头脑的觉知？静心是否跟聪明才智相关连？聪明才智是不是一种我们都具有的潜力，而它只需要被唤醒？我们能不能用聪明才智来提升我们的意识？你所问的问题非常重要：“聪明才智是什么？它是不是一种超越头脑以及它的界线的状态？”是的，聪明才智并不属于头脑，聪明才智是你存在的品质之一，但是头脑被用来当成它的工具，因此才会有混乱，人们才会认为聪明才智是属于头脑。它透过头脑而来，换句话说，头脑是它表达的工具。头脑本身只是一个生物电脑，它跟任何电脑一样，具有一个记忆的系统，你对那个记忆系统输入，头脑就会维持那个记忆，但记忆并不是聪明才智。

聪明才智是一种对事情清楚的洞见，而关于那件事你并没有任何资料。记忆只能够在你所知道的事情上面发挥它的功能，但生命是由已知的、未知的和不可知的所组成的。就已知的而言，记忆是足够的，那就是你们所有的大学和所有的教育系统在做的，他们只是用越来越多的资料来填塞你的记忆，任何你的记忆系统所知道的，你就会立刻回答，那个回答并不能证明你是聪明的。

唯有当你碰到未知的，碰到那个你事先没有任何记忆、任何知识、或任何资料的事情，聪明才智才有表现的机会。当你碰到那未知的，那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片刻，你要如何反应？你可以很聪明地反应，也可以很愚蠢地反应。聪明才智意味着对新的情况反应的能力，它来自你的本性，头脑只是一个工具，聪明才智是一种不属于头脑的觉知。你只是在理智上思考它，但是任何你所说的，如果它变成你的经验，它将会改变你的整个人生。

聪明才智是观照的品质，它看着头脑，它给头脑方向。目前，任何你的头脑里面所有的都是来自外在，而聪明才智是来自你的内在，那在以前是教育这个字的基本意义——它意味着“抽出”，但是目前以教育之名所做的刚好相反：它是“填入”——填入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没有一个地方有人努力去把你的聪明才智抽出。你已经具有它，它只需要一个通道、一条路。静心可以创造出那个通道、那条路，它使你的本性成为主人，而使你的头脑成为仆人。

记忆来自外在，而聪明才智来自你最内的在的泉源、来自你的生命，而对那个情况作反应。

“静心是否跟聪明才智相关连？”静心跟你的本性相关连，而你的本性具有很多面：聪明才智、喜乐、优雅、感激、祈祷、爱和慈悲……你的本性具有无限的宝物，聪明才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聪明才智是不是一种我们都具有的潜力，而它只需要被唤醒？我们能不能用聪明才智来提升我们的意识？”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具有同样的潜力，会有差别存在，因为我们并不是都使用我们的潜力到同样的程度。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一定会很惊讶，即使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天才的例子，他也只不过使用了他潜力的百分之十五，那些你认为非常有才能的人也只不过是使用了他们潜力的百分之十，至于一般的大众，无数

的人，他们都只使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如果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方向上和不同的层面上使用他们百分之百的潜力，那么世界将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只有静心能够使你觉知到你的潜力，能够发展出那个通道，能够使你的潜力成长，能够找到它的表现。就聪明才智而言，没有人是欠缺或不平等的，那个不平等只是在于我们的使用，有人使用它，有人不使用它。

-----摘自《隐藏的光辉》

二十七、真实和真诚的事业

在照顾一个事业，持续、承诺和责任是必须的，但是这些跟内心所渴望的活在当下、自由和自发性是十分相反的，请你告诉我们关于这两种品质能够和平相容的方式，如果有这种方式的话。

如果你想要同时骑两匹马，那将会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你必须了解一件事：如果你渴望自由、自发性和活在当下，你就必须不像在做生意，你可以继续那个生意，但是你必须改变你做生意的态度和方法，你无法妥协这两者，你无法综合这两者，你必须牺牲其中的一个来照顾另外一个。

我想起我的祖父，我父亲和我叔叔不希望他老人家在店里，他们会告诉他说：“你可以去休息，或者是去散步。”但是有一些顾客一定要找他，他们会说：“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来找他。”问题在于他不是一个生意人。

他会很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进货的成本是十块钱，我只赚你百分之十，换句话说，我必须卖你十一块，你难道连给百分之十的利润都觉得迟疑吗？那么我们要怎么生活？”人们就会立刻跟他成交，但是就我父亲和我叔叔的眼光看来，这是一项损失，因为他们会从二十块钱开始叫价，然后一阵讨价还价，如果客户能够还到十五块的价钱，他会觉得很高兴说他省了五块，但是事实上他多付了四块，所以很自然地，他们会把我祖父赶走：“走开，去河里好好洗一个澡，或是去公园休息，你已经老了，不需要再看店。”但是他会说：“有一些顾客认识我，也认识你们，他们知道我不是生意人，而你们是生意人，我告诉我的顾客说，如果你们来刚好我不在，那么就等一等，我很快就会回来。我告诉那些顾客说：‘记住一件事：不管是西瓜掉在刀子上或是刀子掉在西瓜上，永远都是西瓜被切开，而不是刀子被分开，所以要小心生意人。’”他有他自己的顾客，他们来的时候甚至都不提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就坐在那里，他们会说：“等他老人家回来再说。”生意也可以用真诚和真实来做，不一定要狡猾、剥削、或欺骗，所以不要要求要把“持续、承诺和责任”与“内心所渴望的活在当下、自由和自发性”合并在一起。

听命于你的心，因为到了最后还是要由心来决定你本性的表现、你意识的成长，以及最后的超越——那个超越死——还可以引导着你和你的觉知。其他任何事都是世俗的。你的承诺是什么？一个具有了解的人会避开愚蠢的承诺。你的持续是什么？因为你父亲和你的祖先一直都在经管那个生意，所以你也必须以他们的方式来做它吗？你在此只是为了要重复过去吗？你难道没有勇气带进新的东西，而抛弃过去旧有的和陈腐的东西吗？你难道没有勇气将新鲜的微风带进你的生活，以及带进在某方面跟你有关的人的生

活吗？你的持续是什么？那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每一个片刻你都必须不连续，不仅是跟别人——你的父亲或你的祖先——不连续，还要跟你自己的过去不连续。一个片刻过去就过去了，你没有任何义务要去继续，或是要去携带那个已经死掉的片刻的尸体。

承诺永远都是由无意识产生出来的。比方说，你爱上一个女人，你想要她跟你结婚，但是她要求承诺，而你是那么地无意识，所以你很容易就对未来承诺，但未来并不是你能掌握的。你怎么能够说任何关于明天的事？明天并不是你所拥有的东西，你或许会在这里，也或许不在这里，谁知道明天会怎样？那个突然占有你的爱或许会消失，然而几乎每一个男人都会把自己承诺给他的女人：“我将会一生都爱你。”女人也会承诺她自己：“我将不只爱你这一生，我将会对神祈祷，在每一世我都会找到你当我的丈夫。”但是没有人觉知到，甚至连一个片刻的未来都不在你的掌握之中，所有的承诺都将会产生麻烦。明天你的爱或许会消失，就好像它突然出现一样，它也会突然消失，它是一个发生，它不是你主动的行为，它不是你的作为，明天，当那个爱消失，而你发现你的心完全干掉了，你要怎么办？责任……你一直被责任的概念所重压——你对你的父母有责任，你对你太太或你先生有责任，你对你的小孩有责任，你对你的邻居有责任，你对社会有责任，你对国家有责任，似乎你在这里就要对每一个人负责任——除了你自己之外。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有一个女人在教她的小孩：“我们的宗教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要服务别人。”那个小男孩说：“我了解，但是有一件事我无法了解：别人要做什么？”那个母亲说：“当然，他们也会服务别人。”那个小男孩说：“这就奇怪了，如果每一个人都在服务别人，为什么我不服务我自己，你也服务你自己？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得那么复杂，而使它成为一个负担——我必须服务别人，而等他们来服务我？”在他的天真当中，那个小孩是在说一个真理，那是所有的宗教都忘掉的。事实上，在宗教、政客、老师、父母和所谓行善的人手中，责任的意义已经变质了，他们改变了责任的意义，他们已经把它看成是义务：那是你的义务。我要你们知道，那种义务是一句脏话。

你永远不要因为那种义务而做任何事。要不然就是你因为爱而做某些事，要不然你就不要去它。使你的生活成为一个爱的生活，如果因为爱而你有所反应，那个我称之为责任（responsibility）。将这个字分成两个部分：反应——能力（response - ability），不要使它成为一个字。将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已经在世界上制造出很多混乱，它并不是责任，而是“反应——能力”。爱能够反应，世界上没有其他力量能够反应。如果你爱，你一定会反应，没有负担，责任是一个负担。

有一个住在非洲的印度教圣人，他来到印度的喜马拉雅山朝圣，他尤其希望拜访印度巴德里那斯和卡德那斯的圣庙，那些是最难到达的地方，在那个时候，要去那些地方的确非常困难，有很多人一去不回——道路非常狭窄，而且道路的旁边是一万英尺的深谷，终年积雪，只要脚稍微滑一跤，你就完蛋了，现在情况比较好了，但是我所说的那个时候，它的确非常困难。那个印度教的门徒尝试了，他带很少的行李，因为要带很多行李在那些高山上行动非常困难，那里空气非常稀薄，呼吸很困难。

就在他上方，他看到一个女孩，年纪不超过十岁，她背着一个很胖的小孩，她一直在流汗，而且喘气喘得很厉害，当那个门徒经过她的身边，他

说：“我的女儿，你一定很疲倦，你背得那么重。”那个女孩生气地说：“你所携带的是一个重量，但是我所携带的并不是一个重量，他是我弟弟。”我在读那个人的自传，他记得那一次的遭遇，他感到很震惊，那是对的，这之间有一个差别，在磅称上当然是没有差别，不管你背的是你弟弟或是一个背包，磅称上将会显示出实际的重量，但是就心而言，心并不是磅称，那个女孩是对的，她说：“你所携带的是一个重量，我可不是，这是我弟弟，而我爱他。”爱可以化解重量，爱可以消除重担，来自爱的任何反应都很美，没有爱的责任是丑的，那只是表示你具有一个奴隶的头脑。

就我而言，如果你真的渴望自由、自发性和活在当下，那么就没有要去综合的问题，你将会改变你对生意的整个做法，你的生意将会变成你的静心、你的真诚和你的真理，它将会停止成为一种剥削。你的持续会消失，你会将一个新的情况带入存在。承诺是完全荒谬的，你无法承诺你自己，因为时间并不是你能够掌握的，生命并不是你能够掌握的，爱也不是你能够掌握的。你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来承诺你自己？为什么要用承诺来封闭你的生命？为什么不敞开来接受各种惊喜？为什么不敞开来冒险？为什么要封闭在一个坟墓里？这样的话，你将会受苦，因为你会开始想：“我已经答应了，我已经承诺了，现在不管我想不想履行那个承诺，那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我的信誉。我会假装，但是我无法接受我以前承诺时的愚蠢。”问题不在于去综合不真实的和真实的，或是去综合真实的和虚假的，你必须抛弃那虚假的，你必须听命于你的心，而且跟着它走，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个代价永远都是便宜的。任何你必须失去的，你就让它失去，但是如果你听命于你的心，你将会是最终的胜利者，那个胜利是你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欺骗别人和欺骗你自己，那就另当别论了。

-----摘自《新的黎明》

二十八、保险对你的不安全感 并没有帮助

当门徒十二年以来，我一直都冒险地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我不仅还活着，而且有时候还受到无比的祝福，但是自从我再度进入社会，而且我也已经四十八岁了，我变得越来越担心我的健康保险，以及要为我自己创造出一个经济基础。

一个门徒生活在社会，但是不要掉进追求稳定的心理陷阱，也不要错过可能会在不安全的状态下成长的信任。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弟子必须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生命就是不安全，没有可以对抗死亡的保险，你越是使生活变得更安全、更有保障，它就越会变得枯竭而成为一个沙漠。

不安全意味着你必须保持清醒，对所有的危险都很警觉，而生命永远都是在剃刀边缘，那个想要安全、有保障的概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成为警觉和有意识的。事实上，为了要避免警觉和有意识，你才想要安全和有保障。带着所有可能的不安全，一个片刻接着一个片刻地去生活。树木活着、小鸟活着、动物活着，他们都不知道任何关于保险的事，他们都不知道任何关于安全的事，他们不去顾虑那些，所以他们每天早晨都可以唱歌。

你无法每天早晨都唱歌，或许你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早晨唱过歌。你的夜晚充满了不安全的恶梦，危险四埋伏，到了冒昧，你醒来，并不很愉快，你醒来再度面对当天的不安全——问题、焦虑。但是你听一听小鸟的叫声，我不认为他们有失去任何东西。看看麋鹿以及它们的美和它们的灵敏，看看树木，它们随时都会遭到吹伐，但是它们并不担心，它们的顾虑就是在当下这个片刻，而不是在下一个片刻，这个片刻都是喜悦、都是和平，每一样东西都是绿色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生命力的。

我可以了解你已经有一些岁数了，当一个人年纪越来越大……换句话说，你是在说，死亡变得更接近，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如果你无法避免死亡——没有人能够避免死亡——那么最好不要被它所困扰。会发生的就会发生，为什么要让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来破坏你的现在？先让它发生，然后你再去担心它。

你有看到，就在几年之前，世界上到处都有一些嬉皮，他们都在三十岁以下，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没有人去注意观察，过了三十岁以后，那些嬉皮都消失到哪里去了？过了三十岁以后，他们开始担心安全和保障。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他们尽情去享受，但是现在老年将至，死亡将会来临，他们就忘掉所有关于嬉皮的哲学，他们突然变得四四方方！我有一些朋友给我的消息，说那些嬉皮都不洗澡、不刮胡须、不刷牙，但是现在行为都变得很正常——洗澡、刷牙、刮胡须。他们都有在工作，而且工作得很有效率，在办公室里，或是在工作厂里，原来的那些嬉皮都消失了。

当一个人变老，死亡的影子就开始笼罩着你，那就是产生恐惧的原因，但是对门徒而言是没有死亡的。如果你觉得害怕将会来临的死亡和危险，那只是表示你没有深入你的静心，静心对你来讲只不过是一个时尚，现在时候已经到了，你必须很真诚而且很真实地进入静心，因为那是唯一能够使你免于对死亡、老年和生病等所有恐惧的唯一空间，它使你觉知到你并不是身体，也不是头脑，而且你并不是只有这一世，你是永恒的生命。死亡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而你仍然活着，死亡将会再发生很多次，而你也还会活着。

静心最终的结论是：很尽致、很强烈、很喜悦地去活当下这个片刻，因为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即使死亡也是一个幻象，不需要任何安全或保障。一个片刻接着一个片刻地去生活，信任整个存在，就好像小鸟在信任它一样，就好像树木在信任它一样，不要把你自己跟存在分开，变成它的一部分，存在将会照顾你，它已经在照顾你。

-----摘自《新的黎明》

二十九、要怎么样才能够在世界里 而又不属于它？

静心者的问题通常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在世界里而又不属于它？”自从我离开社区一段时间而搬回到世界，我觉得好像是外来的，跟他们不一样，不属于它？那个问题似乎是：“要如何处于世界里？”那个问题仍然是在世界里而不属于它，只是在世界里并不会改变第一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让你处于世界里，但是并不世俗。你觉得好像是外来的，这样非常好，它并没有什么不对，你一定会觉得这样，你必须存在的这个世

界并不是你可以跟人们同步、跟他们的观念和他们的行为同步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正确的世界——我是说人的世界。你想要在它里面，成为它的一部分吗？那么你必须基督教社会里的基督徒，你必须上教堂，你必须相信《圣经》，你想要以这种方式处于世界上吗？那么一切你以前所做的都是一种纯粹的浪费时间。

处于这个世界只是意味着你必须找一份工作做，你必须赚取你的面包，你必须和一些跟你思想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你必须在一些外来的人当中生活，很自然地，你会觉得好像是外来的，但那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我并不是把你送进世界去迷失的，我把你送进世界是要你不管世界，而仍然保持你自己。

那就是第一段描述的意义：在世界里而又不属于它，它仍然保持不变，它非常基本，所以它将保持不变。

-----摘自《超出心理学之外》

三十、灵性的追求和物质的 进步能够一起来吗？

灵性的追求和物质的进步能够一起来吗？没有冲突，灵性的成长和物质的进步能够一起来。只须记住一件事：物质的进步必须担任仆人的角色，而灵性的成长应该保持是主人，不论如何，灵性的成长都不应该为物质的进步牺牲。在任何时间，每当有需要的时候，物质进步都可以为灵性的成长而牺牲，如果这个观念很清楚，那么就没有问题，问题的产生是因为物质的进步保持是主人，而你仍然想要在灵性方面成长。灵性如果作为仆人是无法成长的，你的灵魂不可以是你身体的仆人，你的灵性必须成为主人，然后每一件事都能够以仆人来运作而帮助它。

不需要去划分生活，对于那些能够这样操作的人——把心灵的成长视为优先，而物质的进步只是对它的一个帮助，从来不违反它，一直都跟着它、为了它的人——就没有问题。对于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这一点都必须弄得很清楚。东方选择了一半——心灵的成长——而害怕物质的成长，谁知道？物质太发展了或许会变为主人，或许会占尽先机。因此东方保持贫穷、有病。

西方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将他们的整个能量都贡献给物质的进步，完全忘掉说物质的进步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无法引导你到任何地方，它只能引导你进入深深的挫折，到了最后，进入无意义的生活，到那时，你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你们浪费掉你们的整个生命在搜集一些垃圾。它无法给你和平，它无法给你宁静，它无法使你觉知到真理。死亡已经在迫近，而你的两手还是空的，你的整个人生只不过是一个沙漠。

西方在心灵上是贫乏的，在物质上是富有的；东方在物质上是贫乏的，在心灵上是富有的，但两者都只有一半，两者都在受苦，我的努力是应该有一个整合，整合是可能的，只要记住谁是主人，谁是仆人。

-----摘自《剑与莲花》

三十一、成功与失败的游戏

为什么接受失败是那么地困难？我宁愿牺牲我的幸福也不愿意承认我失败了。

你所问的问题是所有那些被训练成自我主义者的问题。很不幸地，整个基于现代心理学的现代教育都教导每一个人要成为一个自我主义者，要成为强者，要结晶起来。

那个观念是：教育把你准备好去应付竞争的世界，它是一个经常的战争，每一个人都是你的敌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竞争者。除非你有一个非常强的自我，否则你无法成为一个总统，你无法成为一个首相，你无法很成功地变成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将会保持没无闻！被留置在路边，而整个竞争者的队伍将会走在你前面，你将会被每一个人压在下面。从最开始，每一个小孩就被灌输这样的恐惧——你必须非常强，否则你将会被压扁。每一个人都试图以某种方式来求得胜利，每一个人都都在竞争，想要超越别人，想要变成特别的人。你所问的问题就是来自这种错误的教导，这种完全不合乎人性的教导。你是一个错误世界、错误文明和错误教育系统下的牺牲者。

你问说：“为什么接受失败是那么地困难？”它会伤到自我，否则是没有问题的。你觉得不必要地担心说你无法接受失败。你说：“我宁愿牺牲我的幸福也不愿意承认我失败了。”想要竞争的那个概念就是自我主义的，它是病态的。成为一个失败者并没有什么不对，勇敢地成为一个全然的失败者！做任何你所能做的事，如果结果还是失败，那么就带着尊严来接受它。一定有人失败，有人胜利，有时候换个口味，失败也不错，从失败中可以学习到的跟从胜利中可以学习到的一样多，你可以学习无我，你可以学习谦虚，你可以学习接受一切生命所带给你的，所有这些事情都将会使你成熟，那么谁会去管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人们会很不必要地顾虑到说整个世界都在看他们，但是事实上没有人有时间，每一个人都对他自己的竞争有兴趣。

在被选为美国总统之后，里根回到了他家乡的小镇，他问一个以前学校时代就在一起的老朋友说：“我想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所获得的这项殊荣，是吗？”“是的。”他的朋友回答。

“他们都怎么说？”里根问。

“他们没有说什么，”那个人回答：“他们只是笑一笑。”谁会去管你？人们只是笑说这个白痴当了总统。事实上，如果你失败了，别人可能还会同情你，但如果你是一个胜利者，你无法得到别人的同情。

一个人必须把人生看成几乎就像是一个游戏的地方，一个人必须学习游戏风度，一个人必须知道有人会是成功者，有人会是失败者。如果你是一个谦虚的人，你一定会喜欢你自已成为一个失败者，而不要剥夺别人的胜利。或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有可能因为你把成功让给别人去享受，因而你能够享受那个失败。他的胜利要依靠你，你本来可以剥夺他的胜利。

一切所需要的就是一种很深的觉知去思考 and 去看说这是仅有的两个可能性。用你所有的能量和强度全力以赴，但是你不必然会成为胜利者。当别人胜利，你也要为他的胜利高兴，那是一个很美的游戏，不要觉得有挫折感，唯有当你没有全力以赴，你的失败才是一项挫折，如果你有全力以赴，你可以使你的失败变得比胜利更有价值。

你似乎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把生活当成游戏，享受它的每一面：失败、胜利、走入歧途或是找到正确的途径、夜晚的黑暗或很美的黎明。两面都享受，享受所有的可能性，从每一个经验学习某种能够使你更成熟的部分，学习比较不要那么严肃，而比较有了解性一些，具有一点幽默感。

我要为你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三个女人过世而去到天堂的珍珠门，圣彼得在那里接见她们。“你在地球上有没有避开性吗？”他问第一个女人。

“我完全避开它。”她回答。

“非常好，”圣彼得说：“这里是一支金钥匙，它能够打开天堂之门。”然后他转向第二个女人，问她说：“你呢？”“我嘛，”她回答：“一半一半。”“好，”圣彼得说：“这里有一支银的钥匙，它能够打开炼狱之门。”然后他问第三个女人说：“你呢？”“我？”她回答：“我做了一切你想象得到的，同时还做了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太棒了！”圣彼得说：“这是我房间的钥匙，我等一下就来。”-----摘自《沙特奇阿南德》

三十二、负起责任将能够使你自由

昨天当我从办公室来听你的演讲时，我觉得非常沮丧、疲倦、又紧张，但是在听完演讲之后，我觉得非常放松、非常有能量，而且很新鲜，但是隔天早上，我又再度觉得沮丧和紧张，那是因为我的头脑，或是我周遭的环境气氛？那是因为你的头脑。周遭的环境永远都是支持的，如果你的头脑是宁静的，同样的环境也会支持宁静，如果你的头脑是紧张的，同样的环境也会支持你的紧张，周围的环境并不算数，你的头脑才算数，如果它不是如此，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成道，因为每一个人都被同样的环境所围绕着。

我想起一个小故事，一个古老的故事。有一个聪明的国王，他经常在晚上换服出巡，在首都附近看看事情有没有按部就班在做。他一直都觉得很疑惑，因为有一个裸体的年轻人经常站在树下，甚至到了半夜还站在那里。他在晚上不同的时间去，但是那个人一直都很警觉站在那里，国王觉得很疑惑：他到底在干什么？有一天他去问他：“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在这个寒冷的夜晚，为什么你一直站在那里？”那个人说：“我有一个宝物要经常的观照，甚至连一个片刻都不能变得无意识，那太危险了。”那个国王问：“你的宝物在哪里？”那个人笑了，他说：“你是不会了解的，我的宝物就在我里面。不管是白天或晚上，我越觉知，我就越深入我自己。”国王第一次把那个人看仔细——一个很美的人，眼睛散发出一种磁力，带着一种看不见的灵气，国王颇受感动，他说：“我一直在想找一个师父，但是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我不能离开你，我邀你跟我一起进宫去，你需要什么都有，为什么要站在那里？国王的师父不适合这样做，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国王的师父。”那个人说：“当然！”他骑到国王的马上，叫国王走在他的旁边说：“我们进宫去吧！”国王说：“这个人似乎很了不起！”光着身子坐在马背上，而国王却必须用走的，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用走的……“当那些警卫看到我们，他们将会怎么说？”但是那个人说：“不要担心那些警卫、或你太太、或你的小孩，没有人可以干涉，我将会宣称，我是你的师父。”国王开始有一些疑虑：“这个人，我以为他已经弃俗了，他光着身子站在那里有很多天……他答应

得那么爽快，他不仅答应，而且还立刻跳上我的马！”到了皇宫，国王给他最好的房间和最好的设备，甚至比国王自己在用的还要好，他明白表示：“我是国王的师父，如果师父用的东西比国王差，那对国王是一种侮辱。”国王给了他一切他所需要的东西，那个年轻人过着一种奢华的生活。

国王内心在想：“我被骗了，这个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圣人，他是一个骗子，他光着身子站在那里只是在愚弄我，而他的确把我给愚弄了，但是要如何摆脱掉这个人？”已经过了六个月，但国王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不能够说：“你欺骗了我。”然而有一天，当他跟师父站在皇宫的草坪上，国王说：“很奇怪，但是有时候我会有怀疑升起，从前你光着身子站在树下……你已经抛弃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而现在你生活在皇室的奢华之中，在我里面有一个疑问：现在你跟我之间有什么差别？”那个年轻人说：“差别吗？你必须跟我来，在正当时刻，在正确的地方，我将会给你那个答案。”国王和师父两个人都骑上了马，当他们骑到了边界，国王说：“这是边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王国，我是不能这样做的，你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我的答案是：这是你的马，这些是你的衣服，将它们带回家去，我要走了。这就是差别：你有一个王国，我没有王国，不论我住在哪里，那就是我的王国。”国王大为震惊，他以为他误断了那个人，他拜在他的脚下说：“请你原谅我，我对你判断错误了。”那个人说：“请你起来，骑着你的马回到皇宫去，因为我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我可以再度穿上那些衣服，马就在那边等着，我可以回来，然后那个怀疑又会再度进入你的头脑，我不想制造任何怀疑，你就带走那匹马和那些衣服。以前我光着身子，现在我也光着身子，周围有很多树，我可以站在任何地方。”国王努力尝试想要再说服他，但是那个人说：“我可以来，那没有问题，但是我知道你的头脑，它并不是……你是一个撒谎的人，那个怀疑并不是现在才升起的，它在六个月前我跳上你的马那个晚上就升起了。对我来讲并没有什么差别，我在树下跟在你的皇宫一样地宁静、和平、平衡和归于中心，周遭的环境和气氛对我来讲根本没有什么差别，不论我在哪里，它都是我的王国。”问题不在于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就是这样继续将责任丢到别人身上，那是不对的，对一个求道者来讲，那是不对的，一个求道者应该对它很清楚：每一个责任都是我的。

你将会很惊讶地知道，当你将所有的责任都扛在你自己的肩膀上，你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因为如此一来，不管你在哪里都一样，你的自由是完整的，你的和平是完整的，你的廉洁也是完整的。

-----摘自《奥修优婆尼沙经》

